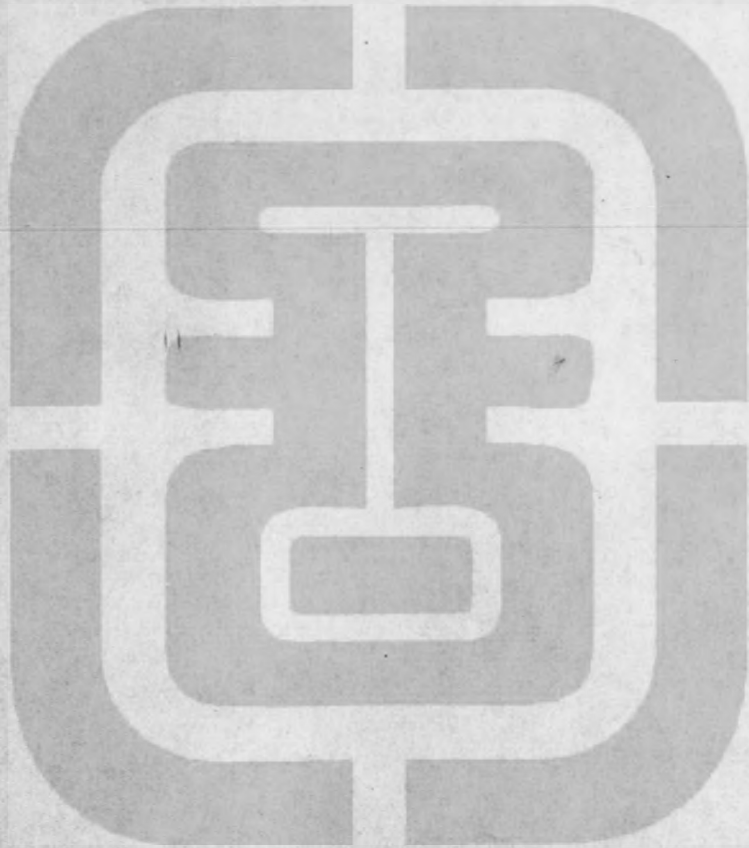


兩淮鹽法志



兩淮鹽法志卷之六



法制志第六之三

夫官勵而課足竈訓而惠商飭而平皆入告而 上俞

之申命而下宜之者也然猶有嘉謨焉有懿議焉其

應 詔而陳者一曰鹽法對 大學士李東陽錄曰弘治十八年四月初七日

上詔至暖閣臣健等因奏曰今國帑不充府縣無蓄邊儲空乏行價不償正公私困竭之時鑄錢一事最為緊要其餘若屯田茶馬皆理財之事不可不講也臣東陽因奏曰鹽法尤重今已壞盡各邊開中徒有其名商人無利皆不肯上納矣 上問商人何故不肯上納臣健等因極論奏討之弊 上曰奏討亦只是幾家臣東陽奏曰奏討之中有夾帶奏一分則夾十分商人無利正坐此等弊耳 上曰夾帶之弊亦

誠有之臣健等又言王府奏討亦壞鹽法每府祿米自有萬石又奏討莊田稅課朝廷每念親親輒從所請常額有限不可不節上曰王府所奏近多不與皆對曰誠如聖諭但乞今後更不輕與則不敢奏矣臣健因奏曰臣聞國初茶馬法初行有歐陽駙馬者販私茶數百斤太祖皇帝曰我纔行一法乃首壞之遂寘極典高皇后亦不敢勸此等故事人皆不敢言上曰非不敢言乃不肯言耳因言鹽法須整理臣遷等贊曰請下戶部查議上曰然明日降旨云祖宗設立鹽法以濟緊急邊儲係國要務近來廢弛殆盡商賈不行各邊開中雖多全無實用戶部通查舊制及今各項弊端明白計議停當來說於是中外稱慶知為官而議者十一曰罷清理上意勵精思治如此

戶科給事中郭鋈奏曰國初立鹽課以佐軍需巡鹽有御史司鹽有運司有提舉司所以綱維而綜理之者官亦備矣往因鹽法不通雖嘗節差重臣請勅前去清理但法令雖嚴祇事彌文體面雖尊迄無

成效嘗細求其故其不便者有三自長蘆山東以至淮浙地聯四省相越數千之遠文移往來動經以年其涉歷不逮利病未悉未免顧此失彼坐糜歲月其事務難周不便一也各該司府州縣官員隸屬非專服聽易玩每遇文移多假他事延緩清理衙門亦以官多事冗莫能盡法相因苟且俱致廢弛其體統不嚴不便二也又四省巡鹽御史皆以天子命使勢既不下且各以專理鹽政為職中間少有區畫自分彼此意見不同動遭滯礙而下亦難守其法令不一不便三也是以先後相承踵襲常調簡命雖篤建立則疎飾虛器以糜重祿徒增額外之擾耳夫吏以持法法以昭治得其法以振迅之則官不必備而事無不濟國家之鹽政條貫精密品式具存法未有不善但行之既久積弊漸滋耳誠使弊在運司者責之巡鹽弊在邊方者責之巡撫則事體得歸一之宜邊儲有數年之積不狃於目前而經久可行不惑於浮議而官民俱利矣此固今日所當深求根極要領之論而不必循襲故事拘拘於清理之設也

專職掌

巡鹽御史朱冠奏曰政出多門則所司苦於
 吏役往時參撥起送俱屬巡鹽衙門定奪近者乃屬
 之巡按衙門去年運司不得已而為之兩請陞任巡
 按御史劉繹則曰照舊見任巡按御史劉文莊則曰
 仍送考試迄今不得歸一至有巡鹽已問革一吏又
 赴巡按辯理著役巡鹽欲用取一吏又稱巡按比較
 未回以致奸吏得以夤緣文移難於稽考此其不專
 一也又如各場鹽課官則督理竈丁煎辦每丁有額
 辦引數每日有限煎鹽斤不容一日誤者往時各衙
 門但係牽連事情不得下場徑自提取果有干礙亦
 先行移巡鹽衙門議處以此各場安靖官得盡職竈
 得專力課不虧少近者各衙門不問事情輕重一槩
 下場徑自拘捉且問斷之際視如秦越而所在羈縻
 甚至彌年此其不專二也又如附近州縣人民或草
 蕩被其侵占或竈丁被其隱藏總竈人戶赴運司陳
 告分豁節據該司呈稱州縣官吏因與本司不相統
 攝凡遇提人問勘俱各執抗臣不免或行別衙門改

勘或有徑自提人文移重復歲月耽延是草蕩竈丁
 事干鹽法者臣不得不專屬之運司而運司則不能
 行之州縣此其不專三也又如鹽徒有犯巡江巡按
 亦要照詳擬議安得一律引鹽卷宗巡撫衙門每來
 吊取處分安得一定又查舊卷或商人之引目不明
 或經紀地主人役之交易作弊有見在巡鹽衙門問
 斷又赴巡按衙門告理有經撫按衙門問結却又赴
 巡鹽衙門控訴告狀之人少而理詞訟之官多此其
 不專四也臣竊惟天下之事一則治二則亂臣才力
 所拘固知不堪於獨任而 綸汗猥及又恥求借於
 衆曰嚴掣放都御史藍章奏曰鹽法之弊無如掣鹽
 人曰嚴掣放為大掣鹽之際或選委運司公正官或
 進士出身推官知縣監掣其間素有定志不為利賂
 所惑者多間有立志不堅因此大失名節掣放大鹽
 鹽法為之大壞深為可恨訪得兩淮巡鹽除革奸弊
 立法甚良無如御史張禎至今地方以為美談張禎
 每掣鹽之際將該掣鹽船俱令在揚州河下照依先
 後次第擺幫親為押盤如某商鹽船三五隻令自抽

籤止驗一船每船止抽一倉秤掣斤數明書在簿後
 赴批驗所秤掣斤數兩下相符斯為無弊合無今後
 掣鹽令巡鹽御史一體驗放宿**曰重任使**御史戴金
 弊大革掣鹽之清無愈於此奏曰國
 家之用才隨器而使士之效用因才而見自禮教刑
 名以至錢穀甲兵事體雖別而責任則均譬之四時
 異令而歲運同功近時士夫一有錢穀之司歉然若
 有所免而待之者亦曰某為善士勿以是累之而視
 財賦為劣等夫財賦豈能病人哉況立政在人以先
 務為急財為邦本以料理為難方今天下無事而邊
 儲告匱無灾而百姓稱貧市井失其繁華倉廩遍為
 懸磬而未雨徹桑之圖豈止厝火積薪之慮財用之
 竭一至於此正當遴選英傑責成綜理而汲汲善圖
 之日也今兩淮運司額課甲於天下財賦半於江南
 中間中引之艱逋課之苦如臣前所陳者又不可勝
 數今欲會計盈縮平准貿易使上不失邊儲之給中
 不失商竈之心下不病農工之用非剛介之操練達
 之士豈能於百弊叢集之中而卓然料理之當哉伏

望 勅行吏部今後兩淮運司遇有運使員缺或於
 名望知府先舉擢用或於六部郎中越級超遷則
 朝廷待之者既踰常格而彼受之者益勵初心況正
 官得人則僚佐有所視效場官知所畏謹豪商巨猾
 無所售奸逃丁逋課有所規畫足 國裕 **曰兼隸攝**
 民之道庶不付之空談而實效可齎矣
 御史師存智奏曰我 朝設官分職各有所統故奔
 走效勞不敗乃事且以各處言之自藩省而下有府
 衛自府衛而下有州縣一遇催徵錢糧幹辦公事如
 臂之使掌各相聽命無有違逆倘一稽遲就行參提
 官吏杖併住俸誰復為梗惟獨運司以官秩不為不
 尊以所司不為不重而人常玩視官每不樂居者豈
 非以職任雖隆而統理無柄故耶况竈滷雖統於運
 司而錢糧半輸於州縣雖常行文移視如故紙一行
 拘攝若罔聞知任意耽延莫敢誰何故常據呈查提
 安得事事兼理以致墜累官課多被住俸參提縱有
 才力官員未免低首喪氣如之何不使鹽課虧弊也
 哉如蒙乞 勅該部參酌 祖宗舊法稽以今日時

宜從長計處或量加兼管或照各府行事凡於產鹽地方民竈雜處去處如府之馭州州之統縣以大役小以卑承尊事有未完亦得參提官吏曰立分司御史住俸杖併則統屬之警懼而鹽亦辦矣

戴金奏曰兩淮運司所屬三十鹽場國初設立判官三員降以印信各守地方統率場官撫卹竈丁責任正與州縣司牧之意同凡鹽課之清私鹽之禁詞訟之理竈房之修涵池之濬里役之平均為要務夫何數十年來各因衙門傾圮無所依止遂羣處運司併其職守而亡之矣况通州淮安二處所屬諸場俱各附近海濱延袤千里土曠俗野強悍成風眾寡相凌視為常事況利之所在人所易爭鹽徒賊盜無日無之以數萬生靈懸之於場官吏胥之手宜乎逃亡日多而生齒日耗也查得正德十一年該巡鹽御史盧楫題請動支銀兩修理該戶部議得前項衙門查係舊規相應准行但地方多事土木之工難以輕舉合無行令本官計處人夫工料不許動支儲備或待年豐民裕之後修舉因循至嘉靖二年巡鹽御史

秦鉞復議修理又該戶部議得前項衙門如果財用有餘人心樂從即於通泰淮等處清出先年分司舊基規畫計度如式建立該用工食料價等項聽於贓罰米紙數內支用因循又復三年揆厥所由祇因計費數多急無措處遂使節次建議付之空言臣自巡歷以來備訪卹竈之方莫先親臨之責事誠有不容緩者乞行監察御史雷應龍如數動支前銀選委官員分投修理務在一年之內期於必成庶幾工課有程財不妄費而事集矣臣所以汲汲為此慮者以竈民之有分司誠猶百姓之有縣令衙門既立則職有專司而事可責成但積廢之餘欲為經始非有良吏豈能作則仍望聖恩軫念竈丁疲憊之極行令吏部今後遇有判官員缺精選年力相應舉人或於丁憂起復知縣會有賢能考語者量為擢用庶幾葺頽理廢興利除害可以望其卓立而鹽法之根本於是乎有賴矣御史鄭氣奏曰臣惟分司不行住劄所轄地方而窩居於司治凡勾攝比較詞訟差人拘提遠或千里或六七百里近亦不下一二百里計其徃返

聽候或至旬月費用或至數緡况竈戶煎辦自有課程所食皆自己脂膏使完課之錢物妄費於官府而課仍不完煎鹽之丁力奔馳於道路而課無由辦生理之日少費用之日多以致逃亡者絕復歸之心見在者為逃竄之計總催不勝陪賦之苦 國課虧損之患皆由於分司逸已勞人之所致也乞通行各處巡鹽御史許令各運司分司遵依額定地方以分司為常住之處竈丁有事俱令本場聽候本運司各撥吏農二名出巡地方隨處量撥夫阜四五名以聽役使不得差人越場勾攝并多帶人役攪擾如此則竈不勞而**曰勤巡歷**御史盧楫奏曰兩淮運司所屬有事集矣 **曰勤巡歷**三十場鹽課司自揚州府海門縣地名呂四場起濱海相連直抵淮安府海州徐瀆浦場止上下將及千里彌望斥鹵煙水滄茫加之草萊荒蕪道路泥濘煮海者之艱辛誠有難盡言者臣愚欲令通泰淮三分司官一年之間四季循行各管場分凡鹽課之拖欠竈丁之詞訟官吏之勤惰就便督催查理御史出巡按時比較庶鹽課等項事務易得

完結而竈丁之欲有所赴愬者亦便矣 **曰專責任**御史朱廷立奏曰臣

淮鹽課照得兩淮行鹽地方廣闊一年之間不能徧歷節該歷年巡鹽御史題 准選各府衛州縣佐貳

官員專緝私鹽柰何近年以來各該官員視為文具往往付之首領或巡檢倉大使等官及為事未結立

功未滿帶俸差操等項軍職營謀管理悉多柔懦不能鈴束下人任其生事擾民又有志行卑污致與巡

鹽人役猫鼠同眠交通鹽徒或受其常例縱放或通同販賣分賊船運車載者置而不問而貧難肩挑背

負無錢買者却行捉拏塞責假官司之爪牙為鹽徒之羽翼名雖巡鹽而實則為白晝之大盜也中間或

有一二拏獲人鹽者牒堂問報而掌印正官以責不在已又沽一端郵民之說不與轉行自是奸頑得計

而小民被害鹽徒縱橫而地方騷擾弊也久矣臣竊謂官有正員而後民有畏心政有專職而後事有成

效合無通行各處撫按官及巡鹽官員俱要責成掌印官鹽地方今後州縣衛所巡鹽官員俱要責成掌印官

管理提督巡鹽軍兵民快設法禁捕私鹽不許委之
佐貳等官及緣事立功帶俸軍職以致縱盜殃民其
各府正官事繁難以兼管仍選委廉能同知等官專
理若遇大夥鹽徒聚眾劫掠許協同巡捕官兵相機
捕撲以靖地方如有貧難無力肩挑背負易米度日
者不許一槩捉拏致擾小民若或仍前替代不常缺
職廢事者聽各處撫按官及巡鹽御史叅究如此庶
事體專而官員存盡職之心禁令行而地方無鹽徒
之擾

曰慎考察 御史戴金奏曰兩淮運司額設運使
官并經歷知事庫官各一員儀真淮安二處批驗所
白塔河安東壩二處巡檢司富安等三十場正副使
大小官共六十餘員每遇三年考察其賢否悉聽憑
巡按御史定其考語彼其存心固未嘗不公但事不
相屬則聞見懸絕判官而上尚可詢名以求實經歷
而下不過取憑於楮墨之間以為賢否之定往往貪
污者得以夤緣而漏網誠實者反以無罪而去官一
人失當則公道有虧一害未除則地方受累乞 勅

吏部行兩淮等處撫按衙門今後考察之年仍會同
巡鹽御史定其賢否庶幾是非相半者去取之有徵
矯情飾詐者真實之莫遁填註之間可謂 **曰慎充軍**
實錄而 廟堂之上無一夫不獲之嘆矣

御史戴金奏曰五土殊性而流竄異方邊衛充軍為
死刑次等立法懲奸固不可不重亦不可不慎也查
得 大明會典開載成化三年奏 雅凡越境夾帶
興販官私引鹽至二千斤以上者不拘軍民舍餘俱
充軍舍餘係腹裏者發邊衛係邊衛者發鐵嶺衛其
經過官員及四鄰里老俱照例問罪若馬快糧船夾
帶者一體究治又見行事例凡客商收買餘鹽買求
掣摯并巡捕官員乘機興販各至二千斤以上者俱
照前例發遣前項條例行之已久但各該軍衛有司
衙門問刑引例多不深原越境之意不分事犯輕重
與地里遠近但二千斤以上者槩引前例問發臣竊
詳前例越境地方原有所止今在外各該衙門未覩
全文而一槩混引況古今之法太寬則縱太嚴則激
往往鹽徒賈禍事必有由故正德年間總督憲臣建

議鹽法有貴刑而不貴峻合用律而不用例之說亦未必無所見矣臣愚以為革之則矯枉太過拘之則法無通變又訪得鹽徒往往被獲畏其充軍罪重或用計以求釋或減賊以避罪徒資應捕索錢之計實數開報者十無一二問罪發遣者又多為虛文合無申報前例乞通行在外撫按及軍衛有司衙門今後除前項越境大夥鹽徒陸則驢騾成列水則雙桅大船出江入海橫行無忌者照例問發外其三五為伴在於本境地方犯二千斤以上者止依律問罪責令納米贖罪則事犯無畏罪展轉之心官帑有積蓄備賑之實其應捕人役倚托與販巡捕官得受大夥鹽徒常例縱容與販或令家人子姪通同販賣至二千斤以上者仍照前例問發以清**曰重死刑**御史戴金弊源則法令行而奸弊自息矣該載而情罪多端輕重之間死生攸繫誠有不可忽焉者矣伏觀大明律內一款凡犯私鹽者杖一百徒三年若有軍器者加一等誣指平人者加三等拒捕者斬及查得問刑條例一款豪強鹽徒聚眾撐駕

大船張掛旗號擅用兵仗響器者巡捕巡司官兵人等尋訪捉捕若拒敵殺傷人命者俱梟首示眾臣竊詳律言拒捕者斬蓋不分有無傷人但拒捕即坐為首之人斬罪例言俱梟首則不分首從且如大夥鹽徒三五十人之上駕使大船張掛旗號擅用兵仗吹打響器拒捕殺傷人命者照前例擬誠為允當若尋常五七人或十人上下合夥與販原無兵仗響器遇有追捕奔命拒敵因而傷人至二命者經問官司因無鹽徒拒捕殺傷人命正律或引前律止坐為首一人不惟行兇下手者得以漏網抑且奸吏舞文遂恣情故出誠為失之縱矣又有問官因其眾手傷人遷就前律通問斬罪引例梟首已非律之本意遂使見獲者羣死於獄未獲者懼罪遠遁流于劫掠豈非刑罰不中驅而至為盜賊耶今欲酌乎律例之間以適輕重之宜查得強盜條下凡竊盜臨時有拒捕及殺傷人者皆斬又曰共盜之人不會助力不知拒捕殺傷人者止依竊盜論合無今後鹽徒止是五七人或十人上下合夥與販因而拒捕殺傷一二人者追究

為首及下手之人比依竊盜拒捕殺傷人者律皆斬其不會動手傷人者仍為拒捕從論罪查照二千斤以上事例充軍或聚眾與販持有行兇器械拒捕傷人至三命以上者比依強盜不分首從律皆斬但法令自出朝廷而比附未敢輕議乞 勅法司斟酌律意再加詳處議請 聖裁通行各處大小衙門永為遵守庶幾法令嚴明官司不得故為商而議者十為出入而小民畏法亦知所趨避矣

三曰定勘合 本都御史王瓊奏曰洪武間茶鹽引由契收貯每遇開中南京戶部印刷勘合發去各邊填寫商人姓名并所中米豆引鹽數目俱用印蓋不許洗改每勘合一張或填寫一萬引或三五千引不拘定數編置底簿并流通文簿發去運司收候商人齎到勘合比對字號相同派場支鹽及印刷引目運司關領給付商人照鹽發賣永樂中建都北京鹽法庶務俱行在戶部掌行惟獨鹽糧勘合引目銅板仍於南京收貯勘合底簿并流通文簿亦由南京戶部編置

轉發正統六年鑄換印信始定行在戶部曰戶部改戶部為南京戶部而鹽引勘合文簿仍舊南京戶部印編正統七年戶部因無繳到中過鹽糧勘合數目恐客商將勘合增添洗改無憑查考請於每年終各邊將收過糧數填給過勘合字號各運司將客商齎到勘合字號納過鹽糧數目各造冊繳部比對查考又因造冊難憑正德十二年戶部又奏今南京編造勘合底簿完備送北京戶部抄謄字號轉發各邊支用徃返遲悞難行至今俱是南京戶部徑自編發臣到兩淮日吊取南京戶部發來勘合底簿查勘有四五年甚至十餘年未曾中足比對完銷者課積於場豈無消折之虞又況客商投下勘合其所收糧數有用布政司都司及衛印鈐蓋者有洗改字樣不用印蓋者雖有印蓋印色脫落不明者有開寫中過斗頭價值倉口明白者有止混開銀錢米豆總數不明者乞令鑄造鹽糧勘合銅板一片除南京二字送戶科收貯如遇奏開鹽糧戶部差官帶領人匠赴科印刷每鹽五千引印刷號紙一張回部轉發開中去處或

布政司或都司衛分有印信衙門收掌每號紙一張
填寫三五千引或七八千引或萬餘引不必拘定一
萬引之數所填商名貫址并米豆鹽引數目俱用印
鈐蓋印色如法製造毋致脫落因而洗改字樣如有
填剩號紙年終繳送戶部塗銷仍置內外號半印勘
合底簿二扇內號一扇戶部收掌外號一扇發運司
收掌商人赴邊納獲勘合投到運司比對外號相同
運司派鹽完畢將勘合類繳戶部比對內號又與各
邊歲報錢糧文冊磨對有無相同然後註銷又每年
置立流通文簿一扇計紙一百張用印鈐封發各運
司收掌挨次附寫商人姓名鹽數以憑年終叫派各
該開前件派鹽下場記派訖二字支鹽出場記支訖
二字若今年派場遇有事故明年終不支出者將原
派鹽課改派別場免致積滯待本商到另派仍乞照
兵部前職方司工部營繕司事例就各司員外主事
內改註一員或改員外郎職銜陞用專一掌管鹽法
文簿冊籍計量鹽課高下追理通關完欠考究各邊
虛實斟酌開中多寡并比對勘合查革奸弊等項事

宜俱稟堂定奪三年交代如有閒暇不妨原
委兼管別事如此鹽課得清邊儲無弊矣
曰清報

中 御史戴金奏曰臣惟鹽貨之行四方與菽粟相為
並用 國家資之以濟邊儲備急餉不可緩也伏

觀 憲宗舊制朝廷開中鹽糧本為實邊儲省轉輸
乃利國利民經久之良法不許內外官員之家中納

仰惟 聖諭所謂利國利民四字真萬世不易之定
論也近年以來淮鹽苦於價高實緣報中之難彼永

樂年間淮鹽每引不過納米二斗五升成化以後或
開折色亦不過三錢五分或四錢二分正德末年漸

至四錢五分嘉靖二年宣府都御史李鐸議增淮鹽
引價遂加至七錢五分商人苦本色之難及包攬之

害雖勉強上納而實非其情也況中間又被權豪勢
要占中賣窩展轉增減價至一兩之上又查得先年

淮浙搭中不過二八或三七分近年既搭兩浙又搭
長蘆商人照價中出減半發賣積算淮鹽而價已倍

增矣督糧衙門間有例外每鹽一引勸借米一斗官
既重取於商商必重取於農亦勢之必至也乞 勅

戶部今後開中鹽糧酌量彼處地方遠近險夷仍照先年四錢五分開去各邊照依地方斗頭等則或本色折色相兼報中以復舊規賣窩之弊申明 憲宗皇帝禁令定立重典出榜各邊張掛痛加懲治長蘆外鹽仍舊各另開中淮浙相兼亦照舊規以二八或三七分配搭少甦淮鹽之苦若曰長蘆別無處法堅以一人而配搭三處非惟其法不通而勢亦不能行也使日復一日而淮鹽累甚無人報中則又將何法以處之耶督糧衙門移文支會務於積蓄備邊之中存卹商及民之意例外勸借毋為輕舉庶幾鹽法之根本無虧而利**曰嚴造引**御史成英奏曰舊例各處可資於民用矣**曰嚴造引**鹽運司提舉司客商照鹽引目俱差官齎價赴南京戶部告交委官南京內府刷印填註年月編號用印領回各司又於引背後刷印商名年鹽場分用印鈐蓋付商支賣柰何近年以來運司合用照鹽引目俱用召商納完紙價方差人齎赴南京戶部刷印關領及其回司客商守候日又告給甚急該司官吏又因事冗不暇檢閱一槩填

給中間多有字樣印文糊塗年月號數遺漏以致詐偽之徒得以乘機將假引老引一混影射私鹽無憑稽考乞令各運司提舉司每年扣算本司鹽課該用引目若干道不待客商中納紙價預先將在庫無礙官銀扣數借支照例差官齎赴南京戶部投下該部選差屬官赴南京內府如法刷印引目填註年月編次字號用印鈐蓋完日驗無糊塗遺漏每引一千張用紙包封一處印鈐給付差來官吏收領回司備由同引呈送巡鹽御史或按察司管鹽官處先驗封皮次驗引數又驗各引字樣印文年月號數無糊塗遺漏明立文案備照仍令該司領回委官一員督令吏書工匠封閉嚴密處所照常設法刷印引背事由另置空白紙簿對同引背編次字號印鈐完備收候鹽商納完引紙價銀補還原借庫銀之數備將引背中間空處開填商名年甲籍貫報中年鹽派支場分出司年月日期印蓋緊關字樣經該官吏店戶俱要僉名畫字照數給商附填號簿以便後日詐偽違限戀場稽考該司仍照勘合式樣印造單帖若干凡遇

同時派支一場者不拘商名多寡但有引目一千以上者備將商名年鹽引數字樣類填單帖一紙編次字號俱用印鈐緊關字樣給付商頭收執赴場

代支

御史楊東奏曰所謂代支者指故者而言謂本商病故或有嫡親兒男者父母見在者兄弟同

爨者妻能守志不願適人者孫非乞養過繼者保勘明白方准代支妻要改嫁者仍追還官可謂情通而法嚴矣故舊例有該代支者必奏行戶部轉行巡鹽御史再三保勘明白方准代支近因免其具奏止赴巡鹽御史告理或有見在商人亦欲令人代支紛紛告擾者殆不可勝言矣所謂協支者指見在而言假如兩人合本上納必須兩人俱告彼此取勘明白然後止令一人守支有協同支義方謂之協支今告協支者則不然有曰某人上納之鹽是我資本也有曰某人見在某處緣事也有曰某人欠我私債也運司官吏不悟協字之義止據一面之詞卽爲轉呈巡鹽御史而巡鹽御史或爲冗併所奪徃徃依擬者多矣

合無今後商人若有代支者仍令具奏非故欲爲是煩瀆也蓋欲使嗜利之人知其難也知重其事也知其難則不敢以易視知重其事則不敢以輕舉而詐冒之弊亦或可消一二矣如或仍有前弊輕則問奏事詐不以實重則發邊衛充軍至於協支如兩人合本上納卽令於勘合倉鈔開註明白告改之時卽查原投勘合倉鈔委係同財合夥之人彼此當面齊告取具鄉商店戶甘結方准協支若止是一人告協未經兩面對明者俱各不准如此

立查同

都御史李嗣奏曰訪

得各處客商中鹽將倉鈔赴運司告投派場關支有到場一二年不得關者有三五年不得關者官攢總催執稱無鹽任其索詐飽足方與關領此鹽法之所由壞也查得南京放糧都御史侍郎立有查同註銷之法下人不敢阻滯爲今之法曉諭該支客商如有見鹽運司具查同引目手本付客商齊至巡鹽御史處告投比對數目相同親筆立限委分司官限幾日完繳如是過期不支鹽者就提場官分司問罪如此

則人不敢刁蹬曰定買補御史朱廷立奏曰臣惟鹽而客商蒙惠矣

便場買補之弊蓋先年商人添包鹽斤俱是本場買補正德年間勢要縱橫不次挨單便場買補其後因循視為常事各商輻輳近便場分買補圖省道路工脚之費以致本場勤竈縱有餘鹽商人不肯收買欲要貨賣又有私鹽禁例是以勤竈既無以供煎又無以度日凡遇凶荒悉多逃亡查得嘉靖四年已該巡鹽御史張珩題

淮禁約外柰何法又人玩復蹈前弊往往俱在附近富安豐等場收買添包止去本場封出空引運鹽赴掣鹽法之弊莫大於此乞令運司曉諭各場官吏商竈今後商人買鹽添包務於本場收買勤竈納剩官鹽以資貧乏不許別場買補自圖便利各場官吏仍將按季放支過商人某人正鹽若干本商在場買過添包餘鹽若干違例於別場收買若干本場封出空引若干從實申報運司查考將故違買補商人及越賣竈戶查提到官問擬私販私煎徒罪若至二千斤以上者即引例充軍鹽貨入官

其該場官攢交通奸商封與空引縱其便場買補隱瞞不行實報者事發坐以枉法贓罪如此則鹽法行奸頑警勤竈獲利而流亡之患可免矣

曰禁提單都御史藍章奏曰掣淮南至白塔河巡檢司淮北至安東壩上巡檢司照依先後定為次第開單送巡鹽御史放過揚州者俱在鈔關迤東上堆淮北者俱在支家河迤北上堆放掣之際查照單之先後赴各批驗所秤掣近被富豪奸商通同作弊將單在後者先攙秤掣名曰提單此弊不禁奸人得利本分者束手旁觀控訴無門紊亂鹽法莫此為甚今後巡鹽御史

曰公秤掣御史朱廷務照單之先後掣放庶革大奸

聞易關市者所以來商旅定衡量者所以濟民用衡量定而物之輕重多寡莫有遁焉者此又易關市之先事而周官之所以講者也兩淮運司儀准二所洪武初年頒降銅錠各一箇每箇重二百五斤秤掣商鹽後因題

淮許令各商收買餘鹽添包赴掣節該清理鹽法都御史及巡鹽御史增置大小鐵錠皆依

五

五

時秤勘較在所隨鹽輕重加減秤掣比之銅鈞稍輕
 遂令商人心不平服往往告論因泥陳跡莫敢增損
 臣聞衡誠懸不可欺以輕重者以其公也今乃不遵
 頒降銅鈞而依時秤蓋失祖宗阜財育物之意而
 與民爭銖兩之利者也豈非鹽法中之一弊耶臣惟
 新例商人在邊中鹽一引即赴運司添中一引每引
 二百五十斤過所則其輕重固已有定數矣合無行
 令運司以銅鈞為則每所添鑄銅鈞一箇重四十五
 斤以足二百五十斤之數較勘相同不差銖兩轉發
 兩所水為遵守舊制銅鈞當官壞毀如此庶制度定
 而民用以齊掣法 **曰減餘沒** 運使鄭漳議曰客商中
 公而人心自服矣 **曰減餘沒** 鹽洪武初年每引納銀
 八分永樂時輸粟二斗五升成化年間納銀四錢其
 時法度修明人心警畏而又掣割之法未密餘鹽之
 議未興商人得因之為利嘉靖初年商人報中每引
 納銀七錢今者減為五錢然商人在邊則有買窩賣
 窩之費有勸借米麥之費來場則有買補重細之費
 有船載盤剝之費有賑濟違限之費有官吏需索之

費到所則掣摯之嚴無所逃奸餘沒之價是在必納
 是各商所以自負其資本者既多故此價值之所以
 騰湧也海邦出產之地尚如此況於江湘數千里之
 遠哉今之論者不自其本原之地窮之惟曰定時估
 或曰平引價或曰勤秤掣蓋不知商之所以益弊也
 故欲平鹽法要在減餘沒二價以損上益下舍是無
 所用其情矣御史陳其學奏曰各邊開中連包索二
 百八十五斤為正引續令商人自買補二百六十五
 斤為餘鹽通共五百五十斤為一包其餘鹽仍令納
 價原權額過訾商人苦之先該御史戴金都御史黃
 臣節題減額每引淮南定價八錢淮北定價六錢行
 之數年而商人仍苦之該戶科都給事中郭鋈題
 准自嘉靖二十一年以後餘鹽淮南每二百斤定價
 五錢五分加六十五斤共該七錢二分八釐七毫五
 絲比舊擬入錢蒙減免七分一釐二毫五絲淮北每
 二百斤定價四錢加六十五斤共該五錢三分比舊
 擬六錢蒙減免七分迄今徵解業已七年而商人又
 苦之該河南道御史王士翹等題 請量減該戶部

覆擬行臣查議應否具奏臣隨會集官商查議得節
年買補本重發賣息微加以守支艱難委果折閱坐
困似應量減該臣題請乞將淮南每二百斤擬價
五錢二分加六十五斤共該六錢八分九釐比見徵
七錢二分八釐七毫五絲量減三分九釐七毫五絲
准北每二百斤擬價三錢七分加六十五斤共該四
錢九分二毫五絲比見徵五錢三分量減三分九釐
七毫五絲況割沒之數實不止此每歲無慮六十萬
兩該部題覆准照嘉靖六年事例淮南八錢准北
六錢及時解部勘合至日兩淮商人驚惶若喪心愁
痛如刺骨竟莫知其所措而臣且莫知其所終譬如
病子負擔力不能前哀哀乞撤銖兩以少息肩而反
加之斤石也其不狼狽顛頓且隕越者幾何哉乞
勅下該部再加查議通融酌減惟復從長議處以不
至於病商庶可以成鹽法之豐疊此係
國課經久所在固非旦夕補塞計也
曰禁夾私酒
章懋議曰商人輸粟餉兵受鹽于官外得平賣利亦
厚矣而有貪得無厭者乃於正數之外賄求場官私

加斤數而掣鹽之後運入江船又買私鹽夾帶在船
混同發賣亦有經過關津賄求批驗盤詰人員不行
照引截角或十數中止截一二徑自越關到於所住
地方發賣而賣鹽已訖不即繳引再買私鹽仍將前
引影射過關隨處發賣往復數次多取價利直待上
司催取然後繳引其載鹽船戶亦買私鹽夾帶前去
混同貨賣此皆商人之倚
曰杜影射都御史張奏
官夾私所以當禁治者也
商人領引到場支鹽畢隨即掣賣鹽了畢十日之內
不繳退引者律有禁條彼時立法謹嚴初無年限後
因各場沙蕩州崩煮煎艱難鹽課虧少司離者從權
聽令各商照例自行赴場收買勒煎竈戶納剩餘鹽
補作官課完銷引目蓋欲便益窮竈故也而商人買
補者或一時不能得完未免淹延歲月於是多有作
弊者弘治年間侍郎彭韶奏行戶部斟酌引鹽多寡
定立年限銷繳多者十五年少者十年違限者引鹽
俱追入官緣彼時立限太寬未曾擬定引數亦無責
成巡鹽衙門督同運司每年照例通行查追以致有

司場所因循怠忽及訪得各該客商多是夥合分引支買往往藉此爲奸展轉影射爲令之計合無稍嚴其限商人領引到場千引以上者六年違限千引以下者四年違限二千引以上者多不過十年違限如
有過違限期仍將引目影射與販或朦朧包封赴官秤掣盤驗者就將引鹽盡數追收入官客商照私鹽律論罪其經過運司場所所有司不將引日照例截角事發一體究問蓋限期近則必急于掣賣掣賣速則必急于報中亦招
曰稽退引御史鄭氣奏曰鹽非引來商賈之術也 不行引非鹽無用鹽引不可相離者也其無引私鹽弊雖多端猶有忌憚而不敢縱肆惟老奸商賈將賣鹽已畢退引不行銷繳或往來賫執照放或轉賣與人與販其爲害最甚以爲私鹽也有此可以影射以爲官鹽也不會用本中納其不用本也比之用本官鹽分外價賤惟其可影射也比之無引私鹽肆無忌憚價賤則人樂於買食無忌憚則已可以翻騰以致官鹽不行新引阻滯而人不樂於報中坐是故也爲今之計合無通行巡鹽

御史行令各該運司批驗所等官凡遇客商告掣之時必查追先次掣過舊引引入官與呈請掣放給與新引水程如有依限銷繳或限未滿而先繳完足者即將本商後次引鹽隨到隨掣不拘資格敢有過限不繳者仍行住賣地方官司著落舖行店家查追如有奸商不依水程中途發賣無著落者行仰經過地方行鹽去處巡捕等官緝捕追治倘運司并掣鹽官不待追究舊引朦朧呈請掣放者問擬枉法罪名每年終運司將各批驗所掣過鹽數并追過限引造冊呈報巡鹽衙門查考以定賢否退引類解戶部不許積貯在庫以啓描剗補鞅之弊凡運司考滿通計追過引目分數以爲黜陟如此則退引不患其不繳矣然奸商之所以敢執退引影射并轉賣與人者一則以引目原舊模糊紙亦澆薄復於背上批寫印記事由秤掣經過地方盤驗字樣模糊愈甚點畫不復可辨故可混亂影射一則以不曾填註各人身材面貌年甲在內故可彼此通行合無將商人貫址年貌身材開中事由到司到場出場到所秤掣日期并經過住

賣地方銷繳限期刊板一條各留空處隨處填註且如各府縣路引之式動支無礙官錢收買竹連紙印刷於商人到司投引之時實糊引背以備查考則背書明分易於辨驗形貌各別難於通用事由年月銷繳期限種種明白難於掩飾奸徒雖執退引將無所用與販之弊由此可革官鹽可行而人樂於中矣御史劉存德奏曰竊謂有司奉法非簿書期會莫考其成監司督察非體統聯屬不適於務我國家設立鹽法其來尚矣律有專科官有專職掣摯有成筭關防有定規其間隨宜損益漸以加詳人復因人連置變而盡利雖於初意漸失卒於時弊有救況國家當生齒日繁之際而鹽食又民生日用之資商之利既不加厚而反日促法之行既莫致美而反日窮者何哉有司之奉法欠嚴而商之射利自弊也所據鹽引之額計口所授度里而行自掣摯出場到於該所地方發賣所在官司盡將引目收繳違限影射通治以罪法非不善也其於有司視為故事鹽到之日引目不為拘放鹽發之後引目未經截沒以致商人

通同舖行收藏影射往來轉賣則私鹽為害豈止民間興販而已哉商之自私昔又不知其幾也弘治二年既該戶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左僉都御史李題為清理引目事十四年又該巡按御史馮題為限繳官引以通鹽法事各該都察院戶部議將各行鹽府州縣坐以派定引目限以年終類繳仍行巡鹽御史及按察司巡鹽官嚴行督察題奉 欽依外近嘉靖二十三年十二月內該戶部等衙門會議為陳邊務以裨安攘事內開整理鹽法一節通行各該巡按巡鹽御史各要遵照先今題 准事理嚴加禁治查理著實舉行仍行各運司凡遇給領商人引目各務要填註年月日期及商人貫址姓名用印鈐蓋其各該有司如遇商人運到引鹽隨即拘令報官賣畢將原引追截各該布政司及直隸府州按季類繳運司不許仍前因循廢弛俱聽巡鹽御史年終通查究治此誠絕私鹽通正課之一大機括也方今舉行尚未著實者蓋行鹽地方係隔別府分而彼中鹽司人視非本等職業有司以糾舉不及漫不加意商人以影

射無稽肆然為奸臣忝奉命專理實不敢坐視其弊以悞邊陲大計況方今私鹽盛行挑負塞路聚少成多孰非大夥但以荒歲為患臣實念之本為救饑糊口之民暫寬於法反使乘時射利之輩得役其力於此欲潛消默奪不禁而止莫若嚴退引之限於有司使官鹽盛行則私販者失利而自廢又欲篤近舉遠不勞而禁莫若專責成之任於憲臣使期會必信則奉法者懼罪而謹至如准鹽額行鹽地方有直隸江西湖廣河南等處引目有數該運司給限到彼有司查照拘收賣鹽完畢截角按季銷繳巡鹽御史各於差滿之日查考類奏定奪完繳者為賢能欠數者為失職聽吏部參考以備黜陟各官三年考滿戶部仍照清查錢糧事例扣筭任內引目完足方許給由則庶乎人效其職而法在必行矣伏望皇上以國計為重將臣所議勅下都察院移咨吏戶二部知會轉行各該巡按御史備行所屬有司凡遇商人運鹽到彼即令舖行報官查驗鹽引明白通行拘收另給印信帖文付伊發賣畢日盡將引目截角貯庫除

直隸府州徑解運司銷繳其餘各投本處布政司以憑按季類繳仍行各該巡鹽御史務必嚴查糾舉勿致因循以滋商弊以壞鹽法誠微臣奉職之至願也

曰革老引

御史成英奏曰查得正德五年

九月內為開讀事該戶部題 准商人領引到場千

引以上者限五年千引以下者限三年但有過違限

期就將鹽引追沒等因柰何近年以來兩浙鹽場有

等積年奸商因知前例止是限過方行追沒鹽引又

不重治其人故用些須資本赴官報中二三百引而

戀場三四年者有之五六年者有之中間招集猾竈

鹽徒私煎私販影射出入年月不填引角不剪一年

有數次之奸一引獲數引之利運司分司及該場官

吏因罪不及已而不行查舉甚而又有交通賄賂故

縱奸惡遞年在場欺商害竈無所不為無怪乎老引

奸商而鹽場紛擾也為今之計合無行令各運司提

舉司各行所屬場分凡遇商人告投引目單帖到場

明立文案即將商名年鹽引號到日徑申運司分司

提舉司并巡鹽御史或按察司管鹽官處備照自到

日為始照依前例年限就中扣計引數出場如千引以上者至於一萬者一年該二千引出場以此類推自有餘日其本場分商人隨入隨出者不在此限若遇商人鹽引出場官攢亦要驗鹽截去引角差人關送經由批驗所收引聽掣取回關照明立文案開除原數每月終備將出場商名年鹽引號出日亦徑申運司分司提舉司巡鹽御史或按察司管鹽官處查銷果有過違正犯比照舊引影射鹽貨論罪鹽引入官該場官攢有賊者問擬枉法無賊者依律問罪仍照罷軟事例黜退而運司分司官吏一體叅提究問如商人領引出司中途增價轉賣或遷延三箇月不到場者亦要查提問罪每年終巡鹽御史或按察司管鹽官督同運司提舉司官吏清查各場見在守支商人原投引目要見某商何年月日原投某號起至某號止引目共若干已出場某號起至某號止引目共若干未出場某號起至某號止引目共若干有無過違限期追究明白分別舊管新收開除實在攢造總撒文冊一樣四本分司總司巡鹽御史或按察司

管鹽官處各留一本互相覺察仍將一本轉繳戶部備照庶老引不敢戀場奸商不敢肆志而各場自然肅清也
為竈而議者十有五曰固國本
御史陳奏曰

之利所以養人也自管仲立鹽法之禁塞人之利而隘其所由之途示以予之之形而陰為奪之之計見利而不見義知有人欲而不知天理劉晏上鹽法輕重之宜知利國之為利而不知利民之為大利知專於取利可以得利而不知薄於取利之可以大得利也洪惟我朝天下產鹽之地分設諸司歲辦鹽課各有定額隨地立法各適其宜上不至於損官下不至於傷民誠以國用固不可不足而國本尤不可不固也近年以來天道叵測沙灘多為海潮之摧崩人謀不臧窮民多為豪強之吞併加以差役與竈役重徵魚課與鹽課兼辦遂至催徵之時逃亡四方荒歉之歲轉死溝壑國本一傷財源何出誠不可不慮也為今之計必也留心撫字加意安集均其沙灘使有以為煎辦之資恤其饑寒使得以為生殖之計役

止於竈不使一身而有兩役課止於鹽不使一人而有兩課則自爾國本日固而財源不竭矣都御史王璟奏曰各場竈戶中間殷富者少單貧者多居無環堵身無完衣徒有煎熬之勞未免饑寒之苦有等州縣官員不念竈丁勞瘁一遇徵收稅糧或因被告小事輒便差人下場拘拏到官鞭笞監繫彌月連旬又有竈丁與民一槩差解軍役地里稍近者日期不多批迴可獲至於雲貴兩廣經年累歲不得回還殊不知各場竈丁日辦鹽課舊有定規一日不在則欠一日之鹽一丁既差則少一丁之課及訪得各場有等官吏總催不恤竈丁艱苦凡遇一應公務俱各指稱頭會箕歛以虐竈丁或各人自犯公私罪名例該納米等項官總必貸豪商銀兩科歛小竈鹽斤陪償其數各該竈丁既被原籍州縣官員逼迫又被本管官吏總催科害日不聊生因而逃竄者甚多夫竈丁者鹽課之根本也今竈丁既逃則是伐其鹽課之根本根本既伐則官課虧兌官課既虧邊儲將何接濟此臣所以痛念而深憂也合無戶部轉行揚州淮安二

府備行所屬州縣今後各場竈丁有欠稅糧者止許催促上納不許拘拏監追有犯罪者須行運司約問不許徑自勾擾州縣遇有竈丁戶內該解軍役另僉相應人丁管解不許將見辦鹽課竈丁一槩僉充解戶如違聽巡鹽御史究治該部及轉行兩淮運司今後各場官吏總催敢有因公科歛竈丁錢帛及各人自己違犯公私罪名借貸豪商銀兩科歛小竈以鹽償債者事發官吏俱問發原籍為民總催枷號一箇月照例發落如此庶幾小竈**曰定科差**兵科都給得以安生而鹽課根本堅固矣事申王鉉奏曰洪武年間凡竈民之家止納稅糧免其雜泛差役專力辦鹽所以額課無虧邊儲有積近者竈戶與民一體當差又煎辦鹽額且如他人問徒罪問發煎鹽只辦本身鹽課並無分外科差其竈戶係民點充反加別役雖經奏准優免有司妄執不從是以逃亡者幾於過半僅存者貧苦莫勝以致課額不能完足商人經年坐守深為可憐乞行天下有司凡竈戶之家除正役納糧外其餘長解隸兵禁倉庫役一應

雜泛差徭并科派等項悉皆蠲免如此則鹽課易完
軍餉可足矣御史史載德奏曰查得景泰等年間節
該戶部計議題 在各場煎鹽竈戶一應雜泛差役
派買顏料及解軍等項照例優免其該納稅糧照舊
存留本處倉分交納遇有拖欠聽其糧長里甲催徵
辦納若為盜賊重事許令弓兵火夫捉拏追問其餘
詞訟不許徑自下場勾擾果與軍民干對者宜從申
達巡按巡鹽御史理斷及轉行運司提解問發近年
以來有司多不遵守將各場竈丁或僉點解軍等役
或小事一槩勾擾或稅糧借轉起運間有存留者却
要多收加耗脚價以致竈民往往逃移鹽課年年拖
欠況今竈戶見丁著竈別無空閒人丁耕種似此紛
紜科擾豈得盡力煎辦乞申明前例備行總督漕運
都御史轉行淮揚等府今後不拘年歲豐歉竈戶辦
納稅糧俱存留本處州縣上納本色量收加耗不許
借轉起運其各該州縣如有縱容收頭多收加耗脚
價及委官差人下場催徵逼迫竈戶逃竄者聽巡鹽
御史拏問至於一應詞訟除強盜人命重情外其餘

亦不許徑自勾擾若有與軍民干對者轉行運司約
問如違亦治以罪如此則竈民得以盡力煎辦而事
體歸一矣御史師存智奏曰節年恤竈丁例凡竈戶
一丁至三丁者每丁免田五十畝四丁至十丁者每
丁免田三十畝十一丁至二十丁者每丁免田二十
五畝二十丁至三十丁以上者全戶優免其餘田畝
俱歸有司當差一應催徵稅糧存留本縣免其起運
雜泛差役盡行優免我 朝恤竈之典至詳至備遵
行已久竈涵安業柰何近年有司官員動止彼此不
肯存恤而吏書得以夤緣為奸一遇類造黃冊任憑
里書脫竈為民詭寄影射雜泛差役一槩拘攝存免
錢糧朦朧科取甚者竈戶鹵丁全不造報致使一身
兩役賦外加賦臣嘗曲為分豁伸辨屈抑而有司公
文回復不曰錢糧會計已定須待明年開除則曰差
徭排造已定須待下次分豁雖嘗依律問罪而奸頑
吏書畧不知懼貧竈依舊供輸差科何曾優免竈之
貧困職此之由伏乞乘此凋弊量為再議行令各該
府分會同運司通拘該圖里書筭手人等吊取竈黃

二冊詳加查審果無出脫詭寄加徵橫派者照舊應辦外若有前項情弊錢糧差役就將知情妄報詭寄加徵橫派之人均為陪補當差辦課候大造改正仍問罪枷號以警將來若大造冊籍之後敢有仍前不與除豁混造五戶以上者該圖里書人等不問有賊無賊重擬發遣充軍州縣正官至五十戶以上除知情故縱受財枉法依律問斷外縱不知情亦擬才力不及起送別用如此則貧竈可恤而國課易辦矣御史陳惠奏曰自有鹽法以來竈戶田糧俱是民間里遞比歲帶徵並無竈里催頭之設嘉靖十二年間該巡撫都御史劉題請要將有田竈戶編充里甲戶部行下鹽法衙門勘議未報而各州縣遂將三十場竈戶編僉里長老人并徵糧催頭馬頭等項名色逼逃竈戶數多臣惟民戶之有里長以辦徵糧差亦猶竈戶之有總催以徵集鹽課也民戶不可使為總催亦猶竈戶不可使為里長蓋役各從其分事各存其人事不能相兼則役不可重擾也竈戶日逐辦課無有休期而欲其充此里長催頭散在州縣打卯答

應將不悞其煎辦而使鹽額虧欠耶况一充里長則正管民里索以幫帖公用該吏有散票之取書手有寫字之取歇家有保頭之取看倉斗給有做斛錢物之取又將不竭其膏血而使之辦課不前耶是里役未及充而鹽利已先耗此竈里催頭之所以不可不速除者也雖則泰州如臯縣各有竈里然彼皆洪武年間罄里投竈既投之後額不可除因仍存之爾且其田土坐至錢糧多寡素相諳委不難徵辦又無州縣差占故亦可行今若新設竈里則冊籍存乎有司運司無從查考各竈戶之有田無田糧多糧少竈里皆不得而知無從徵收吏書乘其可愚又將軍民亡糧派作竈額勒令陪納其能無累乏以逃去耶矧作開事端人心驚疑鹽課未完里役又急各有死亡不免之懼若果立此竈里竈丁必盡鹽法必廢如蒙皇上鑒竈里之非法念鹽課之有程特令將竈里催頭速為停革有田竈戶令於民里寄莊每歲帶徵糧差以省紛擾以復百有七十年舊規則竈民庶乎其獲甦矣御史齊宗道奏曰竈丁差糧節有事例近年

編派多致紛更嘉靖十九年為條陳鹽政時宜以少
 裨國計事依奉勘合行議竈戶應否編充里甲當
 時拘除正役之說遂議里甲十年一次係干正役但
 准揚竈戶置買民田者百七十年因襲已久竈糧與
 民糧一例編派銀兩輸納在官以供正辦之用免其
 親身應役其買馬當日支應買辦鋪陳什物等項及
 解軍一應雜泛差役盡行優免因有正役凡竈戶附
 納糧石州縣援此正辦之說不分祖遺竈糧與續置
 民糧俱一槩派辦若糧及至告發行令改正又諉之
 編派已定難以開除竈丁受害無所控訴合無申明
 節年優免之例參以近年正辦之役量為酌處除竈
 戶祖遺田糧并竈買竈田照舊優免外其近年置買
 民田自嘉靖元年為始俱與民一體辦納正辦糧差
 止免僉頭嘉靖元年以前不係真正置買民田勿得
 一例編派如此則竈得**曰清草蕩**御史齊宗道奏曰
 安前而民亦不偏累矣竊惟兩淮運司富
 安等三十場鹽隨丁辦蕩照鹽分先年草蕩廣闊煎
 燒有餘後被近蕩豪民通同奸竈侵占隱匿為弊多

端而泰州分司拼茶等場尤為最甚正德九年題
 准灘蕩為豪民所有有限三箇月以裏中間有能自首
 改正者與免本罪并免追徵遞年花利撥與竈戶樵
 薪煎鹽果有典當筭足花利亦歸原主若年限尚淺
 花利未足認還價銀取贖若過限恃頑仍復侵占就
 將所侵灘蕩逐一丈量除有主撥給外餘剩者免追
 花利入官已經通行去後夫何近年以來侵占益多
 甚至妄作民田詭認稅糧若為已業者有之是豪民
 種無鹽之蕩竈民辦無蕩之鹽日復一日竈丁日促
 草蕩日減即今係清丁蕩之期凡有民占竈蕩即行
 歸正竈妄報官納糧者速行開豁每場查成田若干
 荒蕩若干每丁照鹽分撥成田蕩若干荒草蕩若干
 使豪民豪竈勿得兼併庶**曰闢草蕩**御史朱廷立奏
 窮竈有依而國課可充矣**曰闢草蕩**曰鹽法莫先於
 恤竈恤竈莫先於興利利非取我之有以與之也因
 彼之利而利之則其惠也為不費而後之受利也為
 無窮矣查得兩淮運司原額鹽課七十萬五千一百
 八十引額有官蕩八萬一千四百七頃八十一畝分

給各竈多寡不等蓄草煎鹽邇來海潮平定葦草長茂供煎之外餘可以耕但各竈畏懼私墾之禁莫敢開耕其煎剩葦草徒爾腐積不敢伐賣冬暮舉為獵火焚燒夫以有用之產而置之無用不無可惜欲耕之民而驅之不耕誠所未安合無行運司轉行三分司官親詣各場原額草蕩清查丈量查照額課每鹽一引撥與若干蓄草以供煎燒其餘蕩地仍照丁分給定立界址造冊在官如有力願開耕者即赴該分司告報畝數附冊給帖執照照例免其三年之租以從仍從寬每畝肥厚者科租米一斗磽薄者五升納與該倉內以備賑濟年終運司類造文冊繳部查考其無力不願開墾者亦聽其便照舊蓄草易米度日如有鄰蕩富民猾竈越占侵奪者問擬如律草蕩給主花利入官如此庶幾人無遺力地無遺利而竈丁無可逃移

曰立賑倉

御史李士翱奏曰夫鹽課者邊之患矣

必根本既固而後命脉不虛設使竈丁逃亡則鹽課無所出而根本虧矣邊餉無所供而命脉微矣兩淮

運司考之先年竈丁三萬六千有奇今查見在竈丁僅二萬三千一百有奇其視先年已去三之一矣約計一年正鹽餘鹽銀兩不下一百二十餘萬積而算之以二萬三千竈丁而供辦一百二十餘萬之銀不知幾倍於州縣之稅矣其拮手裸體勞筋苦骨之狀亦可為之長嘆息者也近年以來辦鹽一引給賑濟銀五分不拘貧富一例普施此蓋誘彼急於煎辦固為催徵之術法也然彼雖頑愚亦自知食其力而不以為惠焉且竈戶之中富者十無一二貧者十常八九誠恐一遇水旱饑寒切身則五分賑濟之銀豈能挽四散逃亡之勢哉迨今陰雨未來之時為綢繆戶牖之計在不惜目前近小之費比照州縣建倉備賑之規此乃恤竈丁之急務也弘治三年刑部侍郎彭韶建議立倉備賑惜乎未行臣愚亦熟思之使其當時建有倉廩為之充實竈丁倚為命脉夫何逃亡至於今日之甚耶為今之計合無令通泰淮三分司判官於所常居之處隨宜相度空地查臣問過鹽犯項下動支銀二百七十兩各給與本司官九十兩各令

督蓋倉廩一十四間再查鹽犯項下賊罰銀兩於其
 三分之中存留二分候解邊用量支一分均給各分
 司官責令殷實人戶趁今秋收買稻上倉其各場竈
 戶犯該徒杖等罪各該司官受理者但審有力及稍
 次有力照依近年題 准贖罪收稻事例責令赴倉
 上納不許折收銀兩其厥經簿籍之法給散賑恤之
 方一切事宜容臣於運司等官公同會議著實舉行
 夫如是數年之間倉廩充足一則可以招復逃移一
 則可以固結見在或遇凶荒恃其賑濟使竈戶得霑
 實惠有所顧藉而無所逃亡則國課豈有不充者哉
曰溥賑濟 御史朱廷立奏曰鹽課之盈縮由竈丁之
 存耗蓋竈丁為煎辦之本未有不加意於
 此而欲加課於彼者也查得各場煎鹽竈丁頃年以
 來節遭災傷逃亡過半以故虧損國課貽累官總且
 如民間一遇災傷所司隨即奏 請為其蠲免稅糧
 鹽課之入必取足焉是竈丁煎辦之苦有甚於耕鑿
 之民而寬恤之惠獨無一分之及窮竈嗷嗷無所仰
 賴如之何其不流移也合無今後竈民凡遇饑饉之

年除應得隨鹽賑濟外其餘但係竈籍人丁查照有
 司賑濟事例量為動支官銀責委廉能官員設法通
 融給散務使窮竈各霑實惠如此庶竈丁獲寬卹之
 惠鹽課無虧損之漸而官總可免杖追併陪之患矣
 御史焦璉奏曰臣惟鹽課所以濟邊所係非小竈丁
 所以辨課所遇惟艱況去秋海潮之變臣詢之竈丁
 耆老咸以為振古所未有也夫罹此異常之災是雖
 繼以大有之年亦僅足以供其旦夕之養而況又加
 以旱蝻之荐至饑饉之相仍如之何其能堪也臣又
 聞之論大計者不惜小費謹按兩淮課額七十萬餘
 而歲入鹽銀不減六七十萬兩較之長蘆兩浙等處
 所入獨多者良以竈丁之所煎者眾故用之所裨者
 廣也值此重傷雖捐十萬以濟之亦未為過而前御
 史之不敢多 請亦以國家為用財之際恐司計者
 以多見阻致妨周急意在必與且有望於來歲之熟
 耳而今復若此是雖欲不哀鳴以求活於 陛下不
 可得也況前所留銀兩雖以賑名臣查其間如遵奉
 欽依內修理倉隄等項人匠用過銀數千兩是計其

實止得四萬許及分散之則又人惟三四錢耳夫各
 竈以百數十年所積之業一旦衝去而今以數錢之
 銀即今如舊而欲其無所仰給於上臣愚以為必不
 能也臣又查得近日河南等處災傷俱荷 皇上遣
 官賑恤而萬民得再造矣但民竈之被災雖同而其
 中不能無異蓋民稅可以蠲免而竈課終無減額故
 也乘此之時若不再加賑濟臣恐歷冬而春當青黃
 不接之時又完取通關之際前之所領者既罄地之
 所產者不繼則老稚之病於饑餒者不免轉乎溝壑
 而少壯之迫於催辦者必有逃竄他方竈丁日耗國
 課日虧 天府之充固不藉此邊陲何賴焉矧各場
 逼臨江海適近日倖囚弄兵之會意外之變更有可
 虞此臣之日夜憂惶而不可不為之慮也伏乞早為
 計處於兩淮餘鹽銀內量留六七萬兩聽委司府廉
 正官員大加賑恤務俾小竈均霑實惠則見在之
 竈丁庶免於逃亡而已定之額課不致於缺乏矣 曰
防潮患 御史齊宗道奏曰兩淮各鹽場濱臨大海其
 海水自料角嘴直抵鹽城縣計七百餘里呂

四餘東餘中餘西金沙西亭石港掘港馬塘豐利拊
 茶角斜等場皆近之自唐歷宋嘗築捍海堰以防潮
 患我 朝洪武二十三年潮變捍海堤壞死者三萬
 人 命起蘇松淮揚四府人夫修築成化七年潮變
 死者三百餘人 命起淮揚二府人夫修築成化十
 三年先該巡鹽御史以捍海堤壞督屬修築正德七
 年潮變巡撫都御史又會同巡鹽御史行淮揚二府
 及三十鹽場起夫六千修築嘉靖十八年潮變湮沒
 人口數多節年議修因循未果況今海潮不常竈蕩
 民田鱗沒殆盡嘉靖十八年雖築有墩臺以濟一時
 誠非經久況一帶古堤根基顯著因低以為高就狹
 以為闊用工甚易若再年久漂流已盡則將來潮變
 為害又不止十八等年也如蒙乞 勅巡撫鳳陽等
 處都御史會同巡鹽御史查議應動支錢糧或贓罰
 或鹽銀量動行淮揚二府及近海鹽場募夫修築此
 堤一完得復舊制則不惟民竈命脉可保無虞而民
 田鹽課亦 曰**聚團煎** 都御史藍章奏曰每一場分幾
 永有賴矣 團一團分幾戶輪流煎辦以納

丁鹽此外多煎之數名曰勤竈鹽許賣商人轉補掣
 摯但不在本團煎辦者即是私鹽就便拏問此是舊
 規柰何近年以來豪竈有私立十數竈者七八竈者
 私煎私販各無忌憚合無今後但有不在團分煎辦
 私立竈者就便拏問枷**曰收餘鹽**御史周相奏曰額
 號一月從重照例問遣而鬻海之利實則無窮額內者
 國家所賴以為公課也額外者竈丁所資以為日用也
 各場廣袤數百里買補鹽人止有此數豈能一一而收
 之耶中間場分河道不通寫遠難出商人收買所不到
 者待哺之竈又豈能枵腹以待之耶今日求疏通鹽法
 以實邊儲則處竈之方有不可緩者處之之方非分我
 所有以益之不過因民之利而收以利之耳然所以收
 之者有二道焉一在官一在商所謂收之在官者如正
 統十三年事例令兩淮運司凡鹽戶若有餘鹽該場
 每百斤為一引給米一石祖宗之朝名雖優恤竈
 丁以植鹽課之本其實盡收鬻海之力以歸於官殆
 有深意存焉在昔工部尚書文襄公周忱因淮揚被

災鹽課虧欠奉 詔巡視乃給食米收賣私鹽官得
 積聚而民得安生上下賴之今日之竈非昔日之竈
 矣饑者易食渴者易飲之時也何也鹽利不通故也
 如淮安分司所轄場竈鹽斤之賤有同沙礫如麥一
 二斗可收數斗錢二三文可易數升欲食之急惟恐
 私販之不來謀生之初抑且馳載以求售當此之時
 豈望得而禁乎禁之不可而處之則可所謂處之者
 正在公收買之法一以濟竈一以實邊其始也因天
 地自然之利而利民其既也因民之利而利國上下
 相資利源雖開而人不知地利既通而竈不苦竊照
 兩淮鹽課每丁例該辦鹽二十引每引鹽二百斤有
 餘力者固常倍於此矣有餘丁者又常百倍於此矣
 額數既定則於二十引之外既不可加課以窮其力
 又不可禁鬻以絕其生於此無以處之彼將求其生
 而不得勢必至於私販雖日誅戮之無益也夫王人
 導利而布之上下苟得其理則法公而利流利之在
 民者未嘗不在官也不得其理則法弛而弊生所謂
 自然之利既不在民又不在官實為招寇資奸之具

而海江之亂殷矣今日之弊正坐於此何也徒有禁
止之名而無處之之法故也議者或考訂未純舊見
未濯遂謂兩淮運司歷年開除逃亡竈丁無徵鹽課
悉召商人買補又令添包附帶足以盡收鹽丁餘力
之所出而私販可無矣且徵附帶餘銀轉解太倉而
國課可充矣臣始聞之亦以為然今觀之鹽課額該
七十萬有奇除節年開豁逃亡竈丁外止實辦倉鹽
四十萬有奇每引止給賑銀五分耳豈能如先朝
易米一石之多哉今合無量給其半而竈之歸復課
之充盈功必倍之數十年來官司不為立法以處雖
曰禁之其實驅之是以私販之人不宿夜而獲厚利
民間每利於私易官鹽不免於阻滯勢必然也祖
宗良法美意墮窳日久勢難遽復且法其意而酌行
之因其時而變通之或將運司掣過餘銀或各屬解
到贓罰量計若干令各場勤竈凡自商人收買所不
能盡者不許賣與鹽徒悉給銀收買立為成規運司
計收餘鹽若干即申報戶部本部查運司報數若干
即為開邊其額外餘鹽作為存積於有事邊方不時

開中以佐軍餉之急其原額正課作 **曰復改派** 御批
為常股照舊盡數開中挨次放支 朱廷

立奏曰兩淮運司舊例所屬淮南富安等二十五場
淮北莞瀆等五場鹽課分定南北地方發賣不許相
越近該巡鹽御史戴金題 淮餘東等九場逃亡鹽
一十一萬九千六百一十四引於運司開中除遵依

外續該商人任節奏稱要將前項開中嘉靖六年淮
北逃亡鹽八萬二千二百五十四引加納價銀改派
淮南產鹽場分買補赴儀真所掣賣等情劄仰運司
查議具呈巡鹽御史李佶准將前鹽改派南場買補

掣賣其意以為淮北地方狹而鹽多淮南地方廣而
鹽少以彼就此無非欲其通融以去壅滯之患然自
臣於今日人情觀之此特稍利於淮南食鹽之民耳
至於淮北則甚不便者是故以言乎商則苦於鹽引

之不多以言乎民則苦於鹽價之日貴以言乎竈則
雖有煎剩之鹽而竟無貿易之處其轉而私賣於鹽
徒其勢必矣合無將前改派逃亡鹽課照舊派於莞
瀆等五場買補掣赴淮北行鹽地方發賣如有仍前

違例阻壞鹽法者聽臣衙門從重究治如此庶曰歸

商鹽皆通民食俱足而鹽法無紛更之擾矣

代辦御史齊宗道奏曰各場鹽課有定額葦蕩有定

消長不一遂將額鹽暫撥代辦及今存商買補蓋出

一時之權原非經久之計况草蕩在彼鹽課在此自

今觀之丁溪等場納無蕩之鹽而拚茶等場享無鹽

之蕩人情事體委有不堪况今正係清丁之期合無

將代辦之鹽各歸原場其原負召商之鹽量其漸次

後業丁力亦令隨丁撥蕩實辦如果不敷方許照舊

召商買補候下次清丁以漸處補務足

原額如此則額課不失而告擾可息矣

曰杜逃移御史載德奏曰富安等場竈戶多因鹽課重大煎辦不

前加以田遺原籍缺人耕種鹽糧二項日逐併徵無

計聊生因而逃竄或躲避鄰近州縣投托大戶之家

傭工者有之或將携出幼男賣與豪民作義男者有

之或潛住別場雇與富竈鹽作者有之此等逃竄總

以三十場大約計之不下萬數年久况日就死亡

幼小子弟俱以精壯屢經招撫給文跟尋縱使覲面

亦難識認間有訪知下落移文拘取多被豪猾竈民

賄囑所司往往破調占恠不發若不嚴立禁約終是

不悛前非如蒙乞 勅該部計議今後若有窩藏逃

竈在家傭工乞養作為義男家人者限三箇月以裏

赴所在官司具首發遣與免本罪如或仍前隱蔽窩

藏乞養者或挨訪得出或被入首發竈戶民人名下

俱追本竈三年正課價銀如隱蔽未及三年者照例

追價解發該場買補遺欠丁鹽其竈戶仍問擬應得

罪名豪民比照民人與販私鹽事例免其問罪并連

家小發去該場充竈終身里老鄰佑人等知而不

舉者一體發遣如此則禁例自嚴而逃移可杜矣

曰

補鹽丁 御史史載德奏曰兩淮運司所屬各場竈戶

洪武年間俱係准揚等府各該州縣良民內

僉充今子孫相繼永無放免連年逃絕解補軍役者

多徃徃只於見在竈內查撥老幼人丁補數又兼鹽

額不下七八千斤如一戶十丁者辦七八萬斤至有

二三十丁者所辦三倍加數遞年杖併逼累日見逃

竈

竈

亡較之軍匠囚徒苦加百倍興言至此良可痛心節
奉 奏行事例有司不肯僉補先該巡鹽御史榮華
題 准將各場全戶充軍死絕者許於附近鹽場丁
糧相應民戶內僉補若是過違三箇月不完者就將
當該官吏往俸革去冠帶候僉補完日照舊冠帶支
給半年不完者徑自提問叅 奏施行已行三年之
上並無一人到場以致竈丁益缺鹽課益虧乞將見
缺竈丁容臣差的當官員赴該州縣會同本處掌印
官員於丁糧相應民戶內從公僉補如有故違及占
悞不行卽發者照例施行如此則竈丁可足而公課
可完矣御史周相奏曰臣到兩鹽各場總催人等復
引前例朦朧告稱竈戶逃亡將乞額鹽分豁召商買
補臣熟思運司鹽課卽如有司錢糧鹽課飛輓卽如
錢糧允運適遭時變事出無何從權處豁止在一時
不宜執爲定例輕易開豁致虧原額看得兩淮鹽課
三次開豁二十六萬餘引原額七十萬有奇已減而
爲四十二萬有奇矣若又有今年比例開除明年比
例分豁四十二萬次第減之又不知其有幾年復一

年兩淮鹽課漸至無徵其勢盡必至於召商買補而
後已盡至於買補是爲無丁之鹽矣是以私鹽作正
課矣鹽從丁出逃亡者多宜乎煎鬻者少今買補之
鹽何自而來豈無丁而有鹽乎無丁而有鹽可見鹽
爲私鬻有鹽而無丁可見丁爲隱漏添包收買未必
一一出自勤竈之力也收私鬻之鹽而補課從隱漏
之丁而召商臣嘗痛此而究心焉於是乎訪之者老
察之民情驗之詞訟乃知兩淮鹽場宿弊丁強者辦
課少丁消者辦課多課多者草蕩不足課少者草蕩
有餘不寧惟是又有先冊隱漏不報辦鹽者有先不
成丁今已出幼而空閑者或避重就輕改名易姓與
人爲義男者或出贅而爲婿投靠而爲僕者有豪民
猾竈容留強徒私鬻私販者又有年老殘疾顛連無
告未獲開除者又奉例除豁之後續有逃丁遺下鹽
課俱累見在竈戶年久者其草蕩多因年久墩界不
明互相侵奪彼其典賣告訐不息因而奏擾者或傍
竈豪民多將竈蕩影射有司作爲民田混占開墾起
業者貧富不均竈役偏累豈非失於清查之故歟

運使鄭漳議曰運司志內原額竈丁三萬五千二百五十四丁嘉靖十五年清審該四萬五千一百二十三丁至嘉靖十八年閏七月海變湮沒男婦一萬五千四百六十一名其中辦鹽正丁漂沒四千六百一十五名遺下無徵鹽四萬六千以十年計之則四十六萬矣故本司申明本院議題將前項漂沒丁數查照舊例於高郵通泰興化如臯等州縣及浮居寄住之民見在地方迷失鄉貫自願投竈者許於就近募補民人有犯私鹽徒罪以上者俱補充竈丁已蒙戶部議覆遵行去後近據前項各州縣民人及浮居寄住迷失鄉貫人民每有投告充竈者節蒙本院行查除住場原無鄉貫者行場勘實外其各州縣有籍者必須行彼覈實乃為有據而今勘合到司已經六箇月之上文移之行如石投水並無一名回報乃知各州縣各子其民斷不肯以民充竈或前所告者本戶多有糧差一時假竈以為躲避之計本司倘不待報准充不久該管里役必行開取祇是糜費文移而無益於實用也由是觀之則以民充竈其勢甚難惟

是在場原無鄉貫人氏雖行場覆勘然所告不多難補湮沒之數本司看得凡今人家始於一丁不數輩生齒盈門即成巨族今各竈始以三萬五千丁有零自洪武至今百七十餘年僅得餘丁一萬豈其化育與人殊哉畏避正課逃移相繼或雇直為人傭工或乞養為人男僕或徃產鹽場分為人煎辦如高郵通泰等州如興化如臯海門鹽城等縣如富安安豐東臺梁塚何塚等場因逃竈之淵藪窟宅也查得弘治元年事例凡窩藏逃竈者竈丁窩主名下共追所逃年月正課竈丁問罪窩主發該場充竈里老鄰人知而不舉所司占愴不發一體治罪立例之意未嘗不嚴但法久人玩所司以為微事奉行未至而占愴不發者尤多伏乞申明前例持以必行嚴令淮揚二府州縣并各場司家給粉牌遞相舉覺仍行巡捕官緝拏如有犯者照例追問發遣毋事姑息則逃移日集不必另行僉補而國課自足矣祭酒章懋議曰夫鹽之所出雖由土產而其成用必資人力海濱之民以煎鹽為業者謂之竈戶其採辦薪芻朝夕烹煉不勝

勞苦固在所當恤而單丁老弱家計貧難者煎辦不
前課入不敷屢遭鞭撻之苦而鹽入於官或被雨水
消溶又有追陪之患此窮戶之尤可哀矜者也若蒙
輕其歲課使納折色庶幾寬民一分使稍可存活其
有丁力衆多家道殷富爲總催大戶煎鹽旣多私賣
尤廣亦宜有以處之合照造冊事例凡民戶之里有
缺就將圖內丁糧高大者折戶當差以補其數若以
竈戶之丁多家富者亦行折戶充役照丁辦課以補
竈籍逃絕皆免雜泛差徭則 **曰行實惠** 都御史王瓊
差役平均而歲課不虧矣 奏曰盈虧消
長物理自然順時通變乃可長久兩淮運司 國初
之時鹽課有常額竈丁有定數及其久也不能無變
有司慮其破額乃令見在人丁陪補逃亡之課日積
月累流移益多亦終不能完先年刑部侍郎會 奏
乞將兩淮竈戶全家死絕及充軍逃移等項遺下鹽
課照依逃民停徵糧草事例蠲免巡鹽御史史載德
奏乞將兩淮運司逃戶竈丁八千九百三十丁虧欠
鹽課聽令商人自買餘鹽補作官課近年兩浙巡鹽

御史饒 奏乞將各場竈戶虛掛逃絕名鹽驗實開
除兩淮巡鹽御史曹 奏乞將逃移竈丁免令總催
陪納之弊戶部亦深信建議者之言皆已覆奏 往
令開豁矣但各邊開中及運司榜派儘一年之額各
場出給通關亦務足原額方敢填繳以致雖有開豁
之例而實未施行先年整理鹽法者因課不除陪補
艱難定爲分數准納折色不拘銀錢貨物俱聽折納
每銀二錢或布一疋准鹽一引頭畜器具估價折筭
商人到場關鹽依所定數折准放支所得布疋物貨
又減損價值易買餘鹽轉補正課蓋折色之例一開
而真偽相亂官吏總催黃綠爲奸任意增減那移出
納商人旣不知其分數連司亦難察其錙銖况陪本
色者多在貧竈陪折者友出富丁坐視亦爲貧竈
之累臣愚乞自今運司年終叫派場分惟儘見在鹽
數不許將開除無鹽空額一槩作數榜派先年收過
銀錢并折色貨物盡行變賣銀錢貯庫或放賑濟等
項支用各場竈丁待候臣委官清審的確造冊在官
額課有增減依實作數收除通關內明開某總原額

鹽課若干奉例開除若若干實徵完若干其總原額鹽課若干奉例開除若若干實徵完若干既不迷失原額又得通變增減以後五年一次清審以為定例如此開除之實意得行竈民之困苦可息矣御史陳蕙奏曰自有鹽法以來逃竈遺下田糧俱係民里耕納向無異議近該鄰場各州縣創立竈里勒陪亡糧以致告擾紛紛累下正課蓋逃竈亡糧與竈里催頭其事相同者也竈戶所以不願充里者懼於陪糧民戶所以求設竈里者亦欲其陪糧爾今止宜查照舊規將逃竈遺田著民耕納其荒蕪無收者亦著槩里均陪斯為正法斯可常行或以為民有差役十倍竈止鹽課竈戶亡糧可以派之軍民匠而軍民匠各有亡糧則亦可以派之竈戶矣殊不知竈丁不論貧富均辦名鹽戶無空丁歲無虛日自民論之雖有里甲之雜差各視其產業之多寡比及十年纔得一差未嘗有見丁俱役於官亦未有積歲從事於役視之於竈勞逸頓殊又況人戶各有私丁供辦各有幫貼不致於獨受困累耶竈戶終身煎辦自有之田尚以付人耕

種分收而欲其耕此荒田以抵糧差力不能及止有陪而已矣陪之不已糧稅鹽課兩相逼迫止有逃而已矣若以付之槩里則戶有餘丁丁有餘力知其田之坐落得以兼事耕作或有收成不致空陪此其亡糧必以歸民之故也夫里長陪納逃戶稅糧總催亦陪納逃竈鹽課稅糧遇荒或蒙奏減若鹽課則雖遇荒年或積雨壞滷無從煎納終不得而減免也是以富竈輪充總催一年往往累乏更替仍欲以亡糧兼累之耶近蒙劄付該戶部奉行題 准事例竈丁棄業逃走者原田給還賣主耕管納糧若賣主亦逃必須付之槩里均陪不得遺累見在竈戶而有司不肯奉行復爾紛更如蒙 皇上重念鹽額之消耗垂憫竈戶之艱難特勅戶部申嚴前例將逃竈亡糧責之民里查田耕納果荒廢不收者槩里均陪亦以復百有七十年舊規則 曰清詭寄 御史陳 奏曰辦竈民庶乎得所安矣

一丁至三丁者每丁免田五十畝四丁至十丁者每丁免田三十畝十丁至二十丁者每丁免田二十五

畝二十丁至三十丁以上者全戶優免其餘田畝俱
 歸有司當差該徵稅糧存留本縣免其起運雜泛差
 役盡行優免田有全戶優免之例其間詭寄之弊不
 在數丁以下窮戶之內多在二三十丁以上田多之
 家該前御史趙春酌見前弊改以二三十丁以上者
 每丁止免田一十畝題行戶部議擬二十丁以上者
 每丁除二十五畝以課盡而止其餘田畝俱發有司
 當差其法盡善故丁多大戶優免有限無以得遂影
 射之奸近年以來詭寄之弊不在二三十丁以上富
 竈之家及在數丁以下窮戶之內或小竈明受親戚
 囑託而容寄在戶者有之或里書受人私賄及將自
 己田畝暗寄而竈戶不知者有之或附場衛所豪富
 官軍承買竈田不行過割者有之或竈買竈田仍存
 原戶以穀優免之數者有之或田多富民因其竈戶
 辦鹽人丁一丁免田二十五畝而每戶詭寄田一二
 十畝或三四十畝者有之一遇編僉均徭水馬等差
 有司驗其丁田俱免致使小竈徒負有田之虛名富
 豪反受免田之實惠其弊多端不能悉舉乞行有竈

府分備委廉幹佐貳官員親詣各縣督同縣場官吏
 拘吊歷年竈黃二冊及該都糧長里書總催竈戶人
 丁到官逐一揭查面審各戶收除田畝的確緣由如
 竈丁先年容隱受寄在戶者許令即時舉首免罪該
 正若先不知情今首在官者追究所隱差役銀兩一
 半給賞一半入官容隱不舉者查出并連里書一體
 依律追問仍於竈黃冊內改正明白另造查過該免
 竈田文冊通行繳照每遇科差照冊優免如此則詭
 寄之弊自無而差為課而議者十有三曰定煎貢鹽
 役之征庶得均矣

為課而議者十有三曰定煎貢鹽

御史張珩奏曰運司起解青白鹽斤近年皆於儀真
 所掣割餘鹽內支解臣思割沒餘鹽涉於入官之物
 恐非誠敬今後遇到坐派青白鹽斤照數定場煎辦
 潔白好鹽完足依期差官解赴南京戶部轉送各衙
 門交納取獲實收通關批迴附
曰約抽食鹽 御史張
 珩奏曰
 卷年終造冊繳報戶部查考
 各 王府并南京各衙門食鹽俱在儀真所餘鹽內
 關支及查各 王府歲支食鹽二千六百三十引南

京府部都察院歲支食鹽七千餘引大約不過一萬
小引今後儀真委官掣鹽止割一萬小引收貯在倉
足穀一年放支如數不足待下次割補若有餘剩作
爲下次支銷不許多割存留在倉必令鹽止穀支放
數無羨餘一則可以杜奸商變賣之望一
則可以絕勢豪鑽刺之謀而鹽法清矣
曰開中餘
鹽戶科給事中管懷理奏曰國初設立鹽法專爲
邊儲故使人入粟歸邊下場支鹽官無別取商獲
重利不費輪轉而邊倉積實謂之飛輓今則開中不
時米價湧貴而易糴之難勢要占中賣窩買窩而報
中之難官司科罰吏胥侵漁而輸納之難定價太高
支過本值而取利之難及至給引下場又被官吏留
難棍徒騙害挨單守支動以經年而支掣之難至於
行鹽地方私鹽盛行民皆買賤官鹽又復壅滯而發
賣之難有此六難故商人有傾家蕩產妻子不相見
者矣天商人離親戚棄墳墓備資本出於數千里之
外者非以重義也惟以計生息之利以資身耳今求
利未得而反得害欲望正課之行豈可得乎正課不

行私鹽自盛議不得已而權爲區處乃設餘鹽之利
如兩淮報中正鹽一引許帶餘鹽二引正鹽在邊納
粟餘鹽在場納價故商人猶肯一二報中甘受正鹽
之害以趨餘鹽之利殊不知餘鹽之例一行雖每數
歲易銀百數十萬兩而無益邊儲則猶徒也鹽法何
白而行乎二者俱不能行司邊計者無術以處之乃
今日請發內帑明日請發內帑內帑不繼又於軍
糧剋減區區與軍士競刀錐之利夫堂堂天朝而
邊計窘迫至此有識之士寧不寒心臣愚以爲今當
懲往事之弊務爲經久之圖不可徃於目前之安而
動深長之慮查得舊制洪武年間每引納銀八分永
樂年間每引納米二斗五升或粟四斗如米貴亦止
二斗五升成化年間每引納銀四錢至嘉靖二年每
引添至七錢較之洪武初年增添不下十倍而又有
前項無窮之弊欲商人樂從夫豈可得祖宗時鈔
法通行每貫值錢一千文竈丁煎額鹽一大引給工
本鈔二貫五百文餘鹽一小引亦給工本鈔二貫五
百文今鈔法不行每貫不值銅錢一文以二三之錢

易竈丁二百斤鹽可乎鈔既不可易竈丁所煎數百萬餘鹽將置於何所乎此私販所以盛行而江洋之盜所以益起矣臣愚以為今欲通鹽法須先處餘鹽餘鹽必多減正價大抵正鹽賤則私販自息私販息則正鹽自行此不易之定論也今雖不能如祖宗時八分二斗之例宜斟酌適中每正鹽一引定價五錢或四錢餘鹽一引定價二錢五分或二錢俱令在邊照時估上納粟米料豆草束每年差給事中或御史一員赴邊趨時開中禁革一應買窩占中等弊正鹽給與引日餘鹽給與小票正鹽下場支給餘鹽商自收買正鹽一引計中餘鹽三四引或五六引務以收盡竈丁餘鹽為止若或未盡再添一二倍亦無不可如此正鹽價輕既有以利乎商人餘鹽盡收又有以利乎貧竈國課不集而自足私鹽不禁而自止邊儲日見富厚糧餉日見充積可不動內帑而用無不裕矣且祖宗設立鹽法既專為邊儲今鹽法不行餘鹽之銀又復解赴太倉雖每年例解銀兩俱有解發而起運過時轉輸勞費卒不得急用以致各

邊請討月無寧日司國計者又執泥居重馭輕之說而不深思天子守在四夷之義往往逗遛不足所請殊不知餽餉不繼卒伍逃亡一旦胡虜長驅邊塵不靖廟堂之上猶得晏然耶御史陳蕙奏曰餘鹽開邊其利有八不將餘鹽開邊其害有六臣謹具列議處大畧與其利害為陛下言之惟我太祖高皇帝見出千古立法盡善當時令商人輸納者甚微而獲利甚厚是以鹽引一開趨者如市守邊之吏至設法以遏其奔競故邊地充而戎虜戢歷年以來價雖漸增然商不失利鹽法不壅正德年間用事者託名討鹽徑自奏中增價發賣侵損邊儲而法大壞矣迨陛下登極之初洞灼斯弊將一切權豪引鹽盡行革沒維時戶部懲於冗濫又將存留引鹽不盡開中是以掣賣不時價值騰湧司鹺者遂使議令商人正鹽之外自帶餘鹽而官司收其價每餘鹽二百斤淮南納銀一兩淮北納銀八錢方此法之行也事體新奇利害不分上下之間只見目前小利不慮日後偏枯每鹽十二三斤賣銀一錢固自以為可矣行之未久

其鹽漸多其價漸落每鹽十七八斤賣銀一錢商人告困不得已而爲之處淮南減作八錢淮北減作六錢若稍甦也又未久而銀一錢淮南賣鹽二十三斤淮北且三十斤以上矣商人太困又不得已而爲之處淮北作銀五錢淮南作銀六錢五分其困至今猶如故焉終不能使鹽法復舊蓋餘鹽納銀直可暫行於鹽引少開鹽貨得價之時不可常行於鹽引大行價值低賤之際直可爲上下兼利視時作止之權不可執爲定額官獨取盈之弊此其大較也爲今之計莫若將餘鹽盡數開引於邊以聽商人報納正鹽三百八十五斤爲一引納本色五錢餘鹽亦二百八十五斤爲一引納折色五錢領取勘合投到南京戶部轉發運司各出引紙之價以待類解戶部刷引下司領去各場支買正鹽餘鹽各捆赴掣如此雖引目有一倍之增而法意復原行之舊上之人不勞催取動運而坐得芻粟以實邊下之人不被督促抑勒而時規什一以長利竈鹽得行私鹽哀息其餘國事人力兼有所濟而亦未見有何妨阻爲此其斷斷乎可

行無疑者或謂餘銀之法其來已久商人頻年告困亦未見其盡去也今且可循之以濟經費若除去之竊恐他日各邊奏計無以應之爾殊不知天下之事無有常通達而不抵於窮者窮而變之存乎其人若一任其窮而因循之此天下所以多壞事也今商人之困極矣傾資蕩業或以喪生其所以不盡者或舊帳未絕而身家淹滯或人丁單寡而遷徙重難或著籍淮揚無他營運或素事開中不諳別業此所以猶有存者然亦無幾矣國初以來兩淮商人甚多自嘉靖初年設此餘鹽商人比舊十已去其一二矣八年九年之間又去其三四矣延至十四年十五年十又去其五六矣其去者或歸鄉耕作或改充米麵油酒雜貨等項雖招之不返也以致各邊開引無人上納用度空匱勢不得不與戶部陳乞爾若處置得法將餘鹽減價開中使商人得利將見奔走四集隨地上納而各邊皆有儲積矣年例之外有羨餘者可以因而存積本折兼收本色若賤則隨宜而糴買停貯若久則出陳以易新三年開中而有一年之積

焉五年開中而有二年之積焉即邊陲有警緩急有備何至於臨時告匱倉卒給發而猶緩不及事耶當此商人散去大半開引無人上納而猶曰可因循是欲使商人盡去鹽利盡廢而後已爾今日之患皆昔日因循之所致也而今患深勢窮所當變而通之決不可重為因循矣且使變法而餘銀失額不為可也變而不失舊額何為而不為自臣今日觀之巡鹽滿期與候交代且將一年又三月矣止有餘銀五十五萬若餘鹽開邊歲定得銀三十五萬二鹽引所割沒追入與夫運司扣留折納之數亦不下十萬可以解部是一歲得銀四十五萬也若加之三月又有一十餘萬比之五十五萬之數未嘗折減且在商無催迫之苦無鞘箍火耗與解官會手盤纏之費在官無徵解請給之煩何為其不可變也大抵餘鹽開邊其利有八竈戶獲煎餘之利一也商人免催徵折閱之患二也私鹽阻橫行之勢而官課常通三也民間賴於鹽貨流通不致阻隔絕食四也運司不累於追陪轉輸五也邊地富於儲積六也戶部止查發引目勘合

備其數不煩於收納撥運七也內實而可以威外邊富而可以寧中戎虜知於有備永絕南牧之念即有小小抄掠以如是宿飽士馬直往掃而蕪之爾此其外患可除八也況法意復祖宗之舊施設得正大之體比之瑣細盡利較計錙銖者且大有間焉餘鹽而不開邊其害有六曰竈鹽無所售也曰私販轉盛而官課壅也曰商人不堪耗損且去之盡也曰開引無人報中而邊用困也曰戶部數被需索而無從處給也曰夷虜乘虛窺內也如此六害有體國慮者寧不為之大憂也耶況意外之變尤有不可言者臣與都御史黃臣督同司府等官日逐查議彼此詰難要之餘鹽開邊之說終不可易近該戶部奉 陛下德意將各邊空閑田地行令聽人開墾以便商人輸納此其所以開財源裕國計無窮之大利存焉續因勲臣建議復蒙 陛下擇委大臣清理鹽法而以御史徐九臯所題行臣與清理大臣會議臣知鹽法復舊貨泉大通端在於此時也御史楊選奏曰商人報中引鹽舊有正額近年議令每正鹽一引收買餘鹽

一引正引照舊報邊餘鹽令其出價而入部焉此固生財之一道也臣愚以為鹽課之設原為備邊解銀於部不免給發且軍馬以芻食為天邊方以糧草為急與其解銀於部而發之邊豈若報中於邊而就其便者之為愈耶或者曰邊方報中每引不過五錢今淮南餘鹽每引尚可七錢苟邊方有急而奏討焉則以此七錢而為糧草之價猶有餘也殊不知商人報中必乘收成之時收成則物價平易故五錢可以完其引邊方奏討必當急遽之秋急遽則物價騰踊雖七錢難以敷其數此不及者一也報中則輓輸之勞商任之發銀則糴買之勞官任之商任之則費在五錢之外而坐收其全官任之則費在七錢之中而止獲其剩此不及者二也報中則輸納於居常奏討則置辦於倉卒或事窮勢迫不暇為謀不可不豫慮也此不及者三也矧淮南餘鹽近日可得七錢淮北餘鹽近日僅得五錢折而論之固不甚加於邊方報中之數此不及者四也商人近者固樂餘鹽之易得遠者共苦正引之久待止欲售引於中途不欲遠涉乎

邊塞恐志趣一溺報中必寡邇來踪跡已可槩見此不及者五也或者曰每歲舍六十萬兩之見銀而取莫可稽考之糧草殊不知糧草者有形之見銀見銀者無形之糧草邊方銀賤而糧貴軍馬食糧不食銀此不及者六也即此而報中與納銀之利害可較然矣合無 勅下該部將前項正餘引數通令赴邊報中免其運司納銀惟割沒餘鹽照舊解部則商人一意輸邊而不溺於轉賣之私邊方倍數獲需而不阻於置辦之苦矣又曰商人正引歲七十萬兼之收買餘鹽蓋每歲一百四十萬引也然竈戶每歲除正引力可辦餘鹽三百萬引自商人收買之外未聞有停畜坐待消化者也其橫溢肆出不言可知至於每歲擒獲私鹽亦必發賣於民間亦未敢有經年貯庫不行變價者也夫以三百萬引之餘鹽加之以七十萬引之正課則兩淮行鹽地方歲食蓋三百七十萬引矣而顧止付之一百四十萬引於其間豈非官鹽行五分之一而私鹽行五分之四哉此豪販之侵利不可不為之處也舊額食鹽七十萬引者據 國初生

民之數遵管子計口之法以定之耳然生齒漸繁聚
居漸廣至於江南數處多產魚鮮居民販鬻恒爲生
計然非鹽不能存也詹事臣霍韜不云乎兩淮行鹽
之地數千里人民億萬家歲仰食鹽只七十萬引饗
殮安所取足乎無恠乎私鹽橫溢而鹽價踊貴也此
言可謂知時務矣雖近年加有餘鹽不過一百四十
萬引所謂止行五分之一者耳此舊額之太少不可
不爲之處也竈戶旣以正鹽完課所有餘鹽固亦養
生之資也而貨賣者則有禁夫旣不能給之衣食之
資而又欲絕其衣食之路是激之也水激則橫人激
則變坐以待斃無是理也 國初凡竈戶納剩餘鹽
俱令入官官給之鈔給之米以爲工本祇緣鈔法不
行米無所出遂至工本之制盡廢近年詹事霍韜建
議欲舉工本之制祇緣求復鈔法故其說卒不能行
夫鈔法固不可復而工本獨不可舉乎此竈戶之困
累不可不爲之處也未收餘鹽之先私鹽尚少縱有
奸竈私煎亦必韜釜潛突一心慕利一心猶畏法奸
者冒爲善者猶守分自有餘鹽之後詭猾者固因而

生奸善良者亦因而趨利居然煎煮堆積舍旁苟有
問者則曰辦餘鹽也使人敢問而不敢執招集販徒
忽來忽去法令阻於難盡兵甲藏於無形縱之不能
激之不可此鹽盜之結聚不可不爲之處也私鹽價
賤官鹽價高私鹽旣行官引必滯官引旣滯 國課
必虧報中者苦於無利收餘者苦於不前此商人之
渙散不可不爲之處也此數者皆今日目前之急務
非可坐視者也苟不急求其術將流弊至於不可收
拾雖有智者將安及哉臣愚以爲方今兩淮歲解贓
罰銀兩可八千兩有奇場下用銀一兩可收鹽千斤
或千餘斤卽八千兩銀於三百萬餘鹽亦可收其八
九所收之鹽卽令各場置倉以貯之夫竈戶旣得價
以售於官必不肯冒法而售於人固不特竈戶受惠
而私販實無由興矣私販旣息則向者所侵五分之
四之利固皆官引之所及也可令邊方每引量減其
價少許以寬商每歲添刷引目二三百萬道以廣額
令正課與此餘鹽相兼支放正課照舊納賑餘鹽則
免其賑焉若支放不盡則代辦之令可除也買補之

法可革也倉鹽之抽可免也俱以此鹽當之苟再有
 餘則再添引目亦可也復舊制以備存積亦可也
 夫販徒不行則私鹽亦貴官價既平則買食自廣固
 不特商人樂從而小民亦無犯法者矣夫向者邊方
 不過七十萬引之糧餉也今又加之二三百萬引則
 所積有三四倍之多矣不猶愈於落諸豪販之手乎
 如是而商人告困邊方告匱者未之有也利源既塞
 窺覷無由上下安恬地方寧謐不猶愈於巡捕而督
 責之乎如是而招集無藉哨聚成羣者未之有也此
 之謂圖政之本清弊之源較之令商自買徒事盤詰
 利歸於下課損於上者功效淺深較然明甚合無
 勅下該部將前項贓罰銀兩歲歲免解作為工本以
 收餘鹽仍令邊方倍添引引量減引價則一變通之
 間而積弊可除矣或者曰所收之鹽仍令商人納價
 於部不必報邊亦可也殊不知納價無守候之勞報
 邊有守支之苦苟令納價則人皆舍彼而就此矣孰
 與赴邊報中乎或者曰歲有私鹽則贓銀可至八千
 今既收鹽以息私販則贓銀亦漸少矣何以為下次

之工本乎殊不知問決罪犯追納紙贖之類居其多
 半八千之數固非專出於鹽贓也如有不足寧不可
 他處乎或者曰竈戶號稱貧累尚有他場代辦及半
 收折色者即正課猶不能完矣何以有三百萬引之
 餘鹽也殊不知地力不一人事不齊不足者則納折
 色有餘者方令代辦餘鹽之多固有餘者之為也且
 人情益已則進銳損已則退縮辦課完廩損已者也
 故人勇為譬之有重寶於此遇途人而令之曰汝出
 直為我移之庭必將曰不能若曰汝能移之即與
 之則將不惜餘力也何以異於是或者曰私鹽律例
 所禁甚嚴斷而行之自能屏息殊不知利之所在人
 爭趨之法之所懲豈能盡及遺奸隱弊蓋有不可勝
 窮者或者曰嚴禁小民不許買食則私犯無獲自將
 衰寢殊不知食鹽生民之所甚急錢財小民之所甚
 難以口之所甚急者加之以力之所甚難苟不治其
 本而圖其末焉雖日刑一人亦不能禁也如之何其
 禦之或者又曰餘鹽既收豈能盡無私販乎殊不知
 竈戶既已遂其生又豈肯舍生犯乎法就使有之其

數有限亦自不容於守法之理矣官司嚴法而治之彼將何所怨尤哉治道去其太甚其斯之謂矣凡此皆愚臣淺見之所及者也至於酌鹽品之分為收取之等量多寡之積為榜派之宜定支放之規祛官吏之弊則俟法定

曰開中水鄉鹽

御史陳蕙奏曰查得

而更議之也
十五鹽場內有離場寫遠不諳煎燒者名曰水鄉竈丁每年共納該銀一千八百二十九兩九錢折鹽九千一百四十九引一百斤各場年終徵完解送運司類解戶部竊惟鹽法之設以供邊需積少成多亦不可忽前項銀兩以之解部其數不及二千兩似不為足有無也若將此銀每年徵完貯之運司照數出給通關繳部部中每年將此銀與同課額一例開邊召商報中運司封引之時查照有鹽場分酌量分派令其每引領銀二錢免納賑濟自行收買運赴聽掣總計添引九千一百四十九道每引照例納銀五錢在邊收貯以備緩急共筭該四千五百七十四兩五錢邊地獲利比於解部實多一倍有半矣引鹽有增添

之數運司免解送之煩商人亦無有不樂從者伏望勅下戶部從長計議若果此言不謬行下運司令將水鄉鹽銀收貯司庫填報通關以待開中

曰止豫開

鹽課

御史盧楫奏曰夫糧草缺乏召商報中此固供

得兩淮鹽課舊例以十分為率七分為常股邊方開中三分為存積收貯在倉非遇緊急不開若夫常股之開亦未隔年比往年鹽價高而商人為邊儲也近年以來不分常股存積一槩開中至於當年課盡又將次年開之夫鹽課有定數行鹽有定處今隔年開中則是一年而出兩年之課加之往年報中已領勘合到場守支未盡者一併出場鹽價雖欲不賤不可得已邊事將何所賴耶查照舊規自今各邊報中不必隔年仍在當年額課之內至於存積之課亦照舊量留一二以備緊急庶使鹽價高而鹽法通商人樂中而邊

曰重邊餉

都御史王瓊奏曰鹽利以供邊為事濟矣

皇帝神謀聖斷度越千古卽位之初設立鹽法卽令商人運米於邊塞初未嘗中銀錢入內帑聚京師以供私用今觀諸司職掌開載鹽法有云凡遇開中鹽糧務要量其彼處米價貴賤及道路遠近險易明白定奪則例具奏出榜召商中納此 祖宗之成憲不可變亂者也自天順以前俱是戶部出榜定立斗頭則例開中糧草官有定規商有定志趁時豐熟收積米豆以備開中成化年間始有納銀之例弘治元年校尉胡餘慶建言其畧曰召商上納糧草易以鹽課商人獲利而憚勞此 祖宗立法備邊深意萬世不可易者前年戶部奏 准將准北額辦鹽課委官去彼召商中納止收價銀解邊殊失 祖宗備急美意不知一旦有警雖富有銀貨亦將焉用古有遇凶年抱金玉而餒死者兵法亦曰軍無糧食則亡乞榜示天下商人照舊上納糧草胡餘慶之言既未及行其後開賣滋甚年年賣銀解京貯之太倉銀庫雖曰解邊備糴而別項支用實多取目前之近功忘久遠之大計權鹽不用於邊不異於桑孔之聚斂遂使商人

廢棄趁熟沿邊羅買之規習慣坐守運司納銀之例及至邊方有警用糴緊急不論年歲豐凶方纔召納本色糧料商人觀望多不中納縱有中者所入甚微嘗考正統年間寧夏開中准鹽每引米豆一石二斗前歲寧夏聲色每引上中三斗六升甚至三斗三升又有先開中本色因無人報中改作折色者推究其弊皆因納銀之例一開故也弘治十四年巡鹽御史馮允中奏稱開去邊方引鹽不肯趨納皆由運司開賣銀兩故商人舍遠就近戶部議得今後照舊各邊開中召商上納本色糧草不許收受銀兩布貨不得在於各運司提舉司開賣銀兩阻壞鹽法誠如本官之論矣豈期題奏未久而旋復廢格蓋 祖宗舊法壞之甚易復之甚難如此或謂邊方賣鹽得利少運司賣鹽得利多若以運司所賣之銀解送邊方趁時羅買亦無不可但邊方官自和買不若通商轉買事既順便收利亦廣況有各處折色糧草年例解邊銀兩自有召羅何待鹽價近因各邊本色糧草素無蓄積一遇虜賊大舉入寇 命將出師整理軍餉倉卒

無措乃以運司所納折色遍行州縣富民空運河南
 山東山西陝西北直隸畿內之民深被搔擾家室不
 寧幸賴 社稷之福 祖宗之靈虜騎北遁官軍罷
 歸事稍寧息設使半年住劄在邊不敢班師轉輸必
 急加以中原凶荒內變將作勢至於此雖有智者不
 能為謀慮及於此然後知邊餉不可不豫為之備欲
 備邊餉不可不開中本色糧草秦人三十鍾而致一
 石誠以遠致為難不論其費也今兩淮歲辦額鹽七
 十萬引以每引中米五斗計之歲可得米三十五萬
 石可穀三萬人一歲之食以各運司一歲所辦額鹽
 量其虛實布於各邊一歲一中雖所入芻粟有多寡
 不同課有逋欠然累歲中納不已必漸積蓄視積銀
 者利害相萬也但舊法久壞遽難興復又恐規制不
 定商人觀望必須申明定制示以永久若遇各邊寧
 靖成熟一二年之後商人趨中可見成效此 **曰革奏**
 整理鹽法根本大要舍此不議皆末務矣
討 御史鄭氣奏曰不許攬賣越境者 祖宗之成法
 因人賜與者 陛下之恩典恩可以暫施而不可

以為常例若事出於上之所賜則為恩由於下人比
 附奏討而與之則為例以為恩則得之忻忻感激以
 為非常之遇聞之者歆羨景仰以為不遇之榮以為
 例則得之者不致於深感不得者遂致於缺望古謂
 惠褻而人不懷誠至言也假 陛下念甲之勤勞給
 與鹽若干引此蓋特恩也乙遂援甲為例丙又援乙
 為例丁又援丙為例至於戊己庚辛之屢遞相比附
 奏討無窮且天下所生財物止有此數不在官則在
 民今以有限之竈鹽供無窮之奏討以邊方緊急備
 用之物為日用差遣道路之資非但虧充 國課妨
 誤邊儲恩賜出於下之所欲而不出於上之所賜矣
 臣請自今以後凡有比例奏討者一切革罷其有出
 於特恩給與者 勅下該部轉行巡鹽御史督令運
 司先期徵完伺彼到來限十日內如數給發倘稽遲
 至一月之外不起程者追究所由坐罪其秤掣查盤
 悉照題 准事例施行若慮徒滷洧耗虧折負累不
 必添包買補撒放收討終年不得起程反誤所差正
 經各項公務合無移文住賣或給地方巡按巡鹽等

官知會候彼鹽船到日眼同盤驗果有消耗如數除
謫仍行沿途衙門訪緝船頭水手人等盜賣以滋奸
弊如此庶幾恩不至於濫施事不至於稽誤給與有
實消耗無累竈民俱安鹽課易辦而邊儲亦有所賴
矣御史戴金奏曰竊惟國家之財用無不取於民
間民財之豐歉雖本於天地之自然寔由於人力之
造作故取之雖無所不至而處之當無所不周今權
鹽一節上貴飛輓以濟邊方之急用下通商賈以阜
四方之民財 祗宗以來立法甚嚴邊方非緊急不
開商人非正名不支無非杜絕權奸擗節愛養使鹽
法無壅滯之患商賈有樂趨之願則邊方有警不勞
轉運而糧餉有備也伏覩成化四年二月 憲宗皇帝
聖旨朝廷開中鹽糧本為實邊儲省轉輸乃利國
利民經久之良法近體得各邊開中鹽糧內外官員
之家包占鹽引數多奸生不便恁戶部裏即便出榜
京城并各邊張掛曉諭多人知道今後但有開中都
依戶部奏准事例并不許內外官員之家中紉如違
在內從戶部并戶科給事中參奏在家從巡撫巡按

御史糾察都治以重罪不饒弘治元年十二月又奉
孝宗皇帝聖旨今後嚴加禁約但有權豪勢要違制
報中侵奪民利的在內從戶部科道在外從巡撫巡
按巡鹽官指名劾奏鹽沒入官欽此欽遵又查得
大明律內一款凡監臨官吏詭名及權勢之人中納
錢糧請買鹽引勘合侵奪民利者杖一百徒三年鹽
貨入官又見行事例各邊召商上納糧草如內外勢
要官豪家人開立詭名占窩轉賣取利者俱發邊衛
充軍干礙勢豪參究治罪伏惟 祖宗聖旨及律例
嚴禁遵行已久以故成化弘治年間鹽法疏通邊儲
充實雖召納本色人皆樂從自正德改元以後勢要
侵奪奏討殘餘等鹽以致國課暗損大壞鹽法仰惟
陛下登極以來睿照當天權奸屏跡違例報中盡沒
入官二三年間鹽法無阻方竊忻慶不意今日乃有
奸豪逮俊等不次奏擾妄開殘鹽節經該科參行戶
部據法執奏未蒙 俞允乃敢恣情抗法煩瀆不已
誤蒙 陛下許開嘉靖四年兩鹽正額鹽三十萬引
每引定價七錢五分宣府上納又有陝西商人賈安

等奏稱兩淮額鹽照數撥給亦蒙 陛下備行本處
撫按衙門知會及差官前去南京填給商人准鹽官
民人等聞之無不錯愕驚歎以逮後賈安果何人斯
乃得動 朝廷之特旨而寵命若是耶續該長蘆巡
鹽御史高世魁劾奏逮後每鹽一引要窩銀三錢以
三十萬數計之不待守支候掣一展轉之間遂得銀
數萬其餘附從奸徒展轉賣窩違例索錢又不知其
幾倍仰惟日月之下奸豪縱肆乃敢以國家之公法
為覓利之私途濫開報中大啓權門將來必至商賈
不通而鹽法阻塞邊方有警而召納不前弊所必至
矣 陛下如不信臣之言臣請以近年鹽課餘利多
寡為 陛下明言之查得正德元年承 孝宗皇帝
清明之後本年餘鹽價銀得三十六萬之數自正德
二年至十六年止權豪勢要奏討買者繼以勢焰
熾天威逼商竈場官不敢阻當有司不敢掣割以致
十五年間止得餘鹽銀九十餘萬伏蒙 陛下裁革
之後三四年間遂得餘鹽價銀一百五十餘萬由是
較之則嘉靖一年之入可以倍正德十年之數前日

之甚少者豈海枯鹽竭而今日之倍多者又豈神運
鬼輸哉蓋以天地間財不在官則在民法度不行則
利歸權豪官帑空虛而民用告竭矣今逮後等一舉
之間遂得中鹽三十萬數誠非國法所宜蓋以鹽課
之設專為備急防危備查成化弘治年間一遇開中
教多必是邊方有警地方守臣奏討會議方纔處派
仍相兼山東河南長蘆兩浙各處引鹽配搭准鹽開
中未聞有好豪妄行奏討遂與准鹽數十萬者正德
年間巨惡如逮後者王欽玉錦開河東鹽三十餘萬
改派兩淮獲利數百萬欺上罔下罪不容誅乃以多
財用俸至於脫網而逮後等無所懲戒遂至效尤伏
念 祖宗法度立之甚善而傳之已久關係甚重而
守之惟良使法度不行則奸惡不去援 曰處鹽場
固黨蠹國耗財末流之弊將無紀極矣 曰處鹽場
御史徐九臯奏曰訪得山東運司膠萊分司所屬濤
洛等七場歲該辦鹽一十二萬六千九百有奇以州
楫不通運商賈不中支歲折銀布二萬七千九百餘
疋其竈丁煎鹽斤價賤如土自無消遣盡賣與私

販之徒贛榆等處越過徐邳等州地方千百為群四
遠販賣因而殺人劫財其害如江上之賊勢亦畧等
皆源於諸場竈鹽莫為之處耳臣查訪得兩淮運司
所屬淮北徐濱浦等場與濤洛等場壤地相接若將
濤洛等場改屬兩淮運司行令照舊出辦鹽課召商
中支均勻分派運赴淮安批驗所掣過河北行鹽地
方發將山東原定行鹽地方如開封府徐宿鄧州等
處歸諸淮北則濤洛等場鹽課各邊百商與兩淮同
價正餘正行與兩淮同體各場竈丁煎鬻鹽斤就用
納官可免折納銀布之苦不惟可以增邊計久可以
活窮民易賊為良通無為有私販之徒亦自衰息
地方獲寧一舉而數利存焉特在轉移之間耳
查鹽課御史周相奏曰查得兩淮各年鹽課新舊相
稽考分司官不知某場額鹽派支若干名場官攢亦
不知某年分額鹽支剩存留若干總催亦不知某廩
為其年分鹽課放支實在若干商人往往告稱廩鹽
虧欠守支艱難臣竊擬竈丁有草蕩以供其煎燒又

有賑濟以償其勞困竈之力勤者尚有納剩餘鹽以
資口食豈有正課既虧而有餘鹽之理乎因訪得各
場通弊官攢總催人等以商人各年勘合未到而領
引支放無期又以各年鹽廩堆垛寫遠錯雜而運司
查盤不及縱情出入漫無顧忌私收小竈折色銀錢
不收課者有之私家收貯引鹽通同商人賣與漆包
附帶者有之豪總猾竈交構大夥鹽徒收積引鹽私
自販賣者有之或為勢豪所逼輒將引鹽准作私債
者有之或通同官攢侵收盜賣入已商人關支無鹽
即將別年廩鹽挪移借換者有之淮海之隔未易稽
查出納之間繩墨俱廢往時運司止是取催通關造
報戶部能事已畢大抵止憑官攢虛報為多夫場官
虛報恬不為怪者以其有科取常例之私也總催侵
欺廩鹽習以為常者以其賄囑官攢不自知其為玩
法也一遇天道小變風雨時作各場隨即申報原鹽
消折等情立案在司以為他日虧折張本假天道以
資奸此侵漁之宿弊各場虛出通關塘塞了事不獨
一官一吏為然一朝一夕之故也鹽法大壞深可痛

惜臣因各場官攢廢事年久乃案行運司曉諭聽令
官吏檢舉總竈首告改正補足與免本罪又恐致生
牽擾明白開限二月後方委通州同知陳須孝泰州
判官汪瑛運司判官馬負圖分投臨場挨年順甲逐
一查盤去後續據委官開報場總名下各年上倉廩
鹽除令守補外共查侵欺鹽一十九萬五千四十引
有奇到臣欲懲司官則皆經劾去矣欲治場官則皆
考察罷黜矣欲提問總催新舊人役不下千人律例
甚嚴已不勝其發遣矣人心玩極之餘似難盡法已
行各分司追補完日量情懲治外照得前項鹽課為
邊陲飛輓之資關係匪細今乃上下相侵全無實課
以致商人守支之艱鹽徒興販之盛此無他祇因場
官不能順時督課受賄捏報司官不能及時查盤含
糊虛應宜乎場總擅出入那移之權縱包納欺侵之
弊也若該司官以國計為重督課為先時常催比立
限查盤豈有各年侵欺虛報之弊乎乞 勅該部詳
議行臣衙門每於年終行催各場通關完日即便擇
委附近場分有司正官或能幹佐貳官一員會同該

司官臨場挨廩照總從實盤驗有無虧欠審係那移
侵剋總催官吏依律例問斷查盤完日如果無虧方
許造冊繳部不得仍前聽憑場總虛支捏報亦毋得
轉委場官互相查盤以作弊之人而欲其革弊萬無
是理也通關足而官無虛報鹽課充而總無侵欺則
商不苦於守支而放掣與隨竈丁不得以私販而公
利自 曰修鹽倉 聽選官洪旻奏曰臣切見兩浙運司
興矣 起蓋倉廩盛貯鹽課先年造建必高築墻垣令人看
守一有損壞即時修治近年以來該司縱容怠玩將
就塘蓋支撐鹽放屋頽難以再貯或時墻垣倒塌又
不乘小修築故倉近場者官攢諸人折毀在各處者
附倉居民偷盜以致有司每歲派徵料價而百姓苦
於科擾俱無實用徒勞民傷財而已且墻垣既倒看
守不備每為讐家揭毀瓦篋兩且傾淋消折鹽課負
累催日陪償逼迫迯走情俱可憐乞令今後起蓋務
從堅實牢固墻垣務圖經久分司官絡繹巡督官攢
點視輪催日設倉夫各二名常川看守查照替役明

白交割如此則十年之後倉廩不必再起而百姓
免於科擾奸人不得侵漁誠為永久之便益也

減鹽糧 祭酒章懋議曰 國初嘗命鹽司以掣下餘
計口食鹽而納鈔以償鹽價民感上恩得鹽而納鈔

固所樂也厥後鹽司又無餘鹽關給而鹽鈔又改為
鹽糧惟市民仍許納鈔而鄉民皆納鹽糧又使之遠

輸外郡不惟米價高貴而遠輸勞費百倍於納鈔則
鄉民之受困苦甚矣若得照依市民一體納鈔固為

大幸如或不能即改亦乞照依秋糧折色事例納銀
准鈔使民受

曰正行鹽 御史朱冠奏曰臣看得地方
一分之賜 御史不明人難遵守商人不免有

爭奪之禍官司得以擅出入之私當此百度盡一之
時豈容厲階為梗乞申明舊規行移各運司并巡鹽

御史各照銅版鑄定地方封引發賣不許攙越亦不
許中主相兼貨賣之說以起爭端若有仍前裝故者

聽臣指實叅究庶幾商有定志事有
曰禁私販 都御史張

成規官司不得出入鹽法不致阻壞

奏曰私販之禁在 國初最為密後來定律挑擔

馱載該在禁內是肩擔者未嘗不禁也買食貨賣者
亦在禁內是買食者亦未嘗不禁也奈何近年以來

因有肩挑背負不必禁捕之例致使射利之徒肆無
忌憚或收買豪竈餘課或截買奸商私鹽有船裝運

堆積盈室不獨賣與軍民陸續挑出沿街貨賣又且
雇倩脚夫多則二三十人少亦不下數人儘力挑擔

運至他處通同牙行店主隨處發賣巡捕官員止知
其為軍民肩擔背負易米而已豈知其為興販之徒

且出於一家也哉官鹽難行亦緣雜以前項肩挑之
徒在內鹽價因之減賤商本因之虧折無惑乎其不

樂於告中也為今之計若不有以變易之鹽法之壞
將不可救乞遵照 舊制嚴禁前項私販之徒不許

收買私鹽雇人挑擔及買通軍民挑擔貨賣事發從
重問罪仍枷號三箇月發落其濱海近場去處果有

貧難軍民易米度日令其一家止許一人每人止許
數十斤亦止許賣與在場客商照引買補不許船運

城市沿街貨賣致使奸豪影射作弊違者一體治罪

祭酒章懋奏曰有挑步擔而沿街貨賣者要之亦私鹽也又有坐船紅船水夫及各處船戶攬載欵差內外官員及各處經過官員行李在船昏夜收買私鹽藏在船內經過關津不敢盤問隨其所往地方貨賣此皆所得不多為害亦小若嚴加巡察則不敢為矣惟有一種游手無賴十五為群乘駕小船多置篙楫滿載私鹽沿江上下賣與往來客旅人等有不肯者則將私鹽包丟入船內口稱巡捕恐嚇取財其私鹽賣盡浮游江中遇有客商即便擁眾搶掠肆無忌憚積習成風恐生他變若唐宋之玉仙芝黃巢元末之張士誠皆鹽徒也不可不早為之處乞勅巡鹽御史選差府衛佐貳官各一員領帶巡捕軍餘及應捕人等以巡江為名沿江上下往來巡察及江之兩岸小港一皆遍歷務使鹽徒盡散官鹽流通巡江御史沈應暘奏曰臣惟竈下之餘鹽不通則鹽徒之興販不息鹽徒之興販不息則官兵之追捕日嚴官兵之追捕日嚴則拒捕之惡迹日銳拒捕之惡迹日銳則逃生之謀計日深將來之患殆有不可言者不可

以不慮也故臣因商人鹽價之減乃有添帶餘鹽之請然添帶一引未必餘鹽之可盡餘鹽不盡未必鹽徒之可息為今之計私鹽似不必深禁也兩淮三十鹽場在通州者則濱臨江海平昔興販者陸路馱運皆淮揚之人水路舟楫皆蘇松常鎮之人而太倉崇明為多自江西湖廣來者亦間有之合無使為今日凡蘇松常鎮淮揚等府之人有資本者聽其開具收買鹽斤數目赴各該州縣告報官給公文齎赴巡鹽御史處告投行文運司隨水陸之便派撥場分和平佐及運司判官等官各一員分住水陸場分隨時秤掣每百斤抽分價銀一錢或二錢類解運司以備賑濟貧竈有餘亦可以少助邊儲及給票與其執照發賣票內開註發賣地方明白不許越境數外夾帶者盡入之官或者則曰此法之行固可息乎鹽徒之害恐或沮乎官商之鹽臣嘗訪之太倉地方官民之家食者悉皆私鹽而官商之鹽皆不屑買何者私鹽價賤而商鹽價高私鹽潔淨而商鹽則插和灰土故也

舉太倉則他處可知矣宜嚴為令曰商鹽插和灰土者治以罪又嚴為令曰各場竈丁納完官商引鹽有餘方許賣與土商違者治以罪又嚴為令曰各府州縣各設官商土商科子各若干名各遇鹽到各赴官領賣各不許侵越價不許高下違者治以罪如是則官鹽不沮餘鹽亦通竈丁有濟邊儲亦厚而永無鹽徒之害矣此非臣愚之言也尚書汪鉉先為南贛汀漳都御史亦嘗有抽分私鹽之疏矣又丘濬為禮部侍郎時嘗有言曰使鹽而無禁則黃巢必終身業之必不改業而為盜矣御史左鈺奏曰兩淮行鹽地方廣闊先年各處巡鹽官員法加嚴密官私引鹽不敢越界是以鹽法疏通開中爭納今廣東私鹽由南路運過梅嶺賄賂所司縱放直抵九江西路從羊角水透至衡州轉之武昌福建私鹽由分水關販至饒州則江西該屬不食淮鹽者大半浙江私鹽自廣德梅諸并泥水東壩越界至蕪湖河東私鹽越河南至襄陽徑往下江海北私鹽犯界至岳州則湖廣一省食淮鹽者十無一二兼回還馬快船隻交通各處久慣

鹽徒在於長蘆直沽并小東張秋地面廣收私鹽滿載裝往南京諸處發賣是以兩淮行鹽地方十去八九以致商鹽阻滯有壞法禁御史劉繹奏曰兩淮運司各場煎鹽處所有等鹽徒結成羣黨車載船裝兵械自衛勢甚兇惡原其所自多有在場竈家勾引窩藏然後乃敢其次則驢馱背負三五為群在場亦要窩主沿途必有歇家除遵奉新例嚴加禁約省令外竊念前項鹽徒雖云無藉多出窮迫今禁例既嚴別無生理恐致他虞貽患地方合無憫其無知犯法聽臣招來有出首者照例免罪有率眾來首者量加寬恤務使此輩各安生業共享太平則臣等無動調官軍撲滅之擾而彼身家亦得免於發遣籍沒之禍矣御史鄭氣奏曰鹽乃生民所急不可一日無者也臣查行鹽地方經年累歲官鹽一引不行而私鹽又無一起拏獲豈其人果不食鹽哉蓋因各處店家舖行人等通同久慣與販之徒覓取分利內則出入巡捕衙門申送私款外則賄賂應捕人役轉相遞送假店家舖行之名為窩藏與販之地凡遇鹽法衙門按臨

比較止將應捕人役責打一番便爲了事其於舖行店戶畧不問及以爲私鹽之行止有應捕之不拏殊不知窩藏安頓者誰歟打點護送者誰歟非舖行則店家也此之不究而獨責乎彼抑末矣況舖行店家之與應捕實根連而株繫者也此以賄賂而易彼之受責彼以受責而易此之賄賂責之愈重而賄賂愈多一時二三十下之責易一年五六七口之養彼固樂然肯爲者也欲以此而求私鹽之息斷乎其難矣爲今之計合無通行巡鹽御史行令各該府州縣查照地方戶口多寡每月合用食鹽引數并選有抵業行止人口充當店家舖行備細造冊呈報巡鹽衙門并各該運司按季按月驗數查撥商引到各地方赴所在官司告驗明白分撥舖店內照依彼中時價住賣不許高擡少估以病商民每月終掌印官將各舖店賣過官鹽引斤數目并應捕人等拏獲私鹽起數斤兩呈報巡鹽衙門查考如一二月內全不領賣官鹽全不發賣者應捕并舖戶人等一併責治如官鹽以發賣如數全不獲私鹽者止罪應捕人役私鹽拏

獲如數官鹽全不發賣者止罪舖店人等如三四月全不發賣并拏獲官鹽私鹽引目者巡鹽人員一體究治如此則舖舍人等惟恐官鹽之不行應捕人役惟恐私鹽之不獲彼此各有所事此不肯出錢以賂人且防人之私販彼不肯空坐以待責必盡心以緝捕昔之通同作弊者今則互相覺察矣自後雖有慣興販之徒舖行不容店家不容應捕人役并巡鹽官員皆不容彼何能濟其私哉行之既久私鹽不禁而自息官鹽不令而自行矣御史劉繹奏曰訪得兩淮運司行鹽地方直隸淮揚等府江西湖廣等布政司地里遙遠巡歷難遍若非各該地方官司專心緝訪則私鹽之徒恐不能無盜賊滋漫或不能免乞行令都布按三司掌印官各提調守巡巡捕官各督各該府衛州縣掌印巡捕官各於該管地方專一往來巡拏鹽徒緝捕盜賊如該地方私鹽越境賊盜事發定將各該掌印守巡巡捕并府州縣掌印巡捕官一體查究雖經鎮巡衙門保奏該部推陞離任俱聽臣叅提原該地方究問其各該府衛州縣等官許臣推選

坐委不許別占事有成效指實旌舉如或廢事量行懲罰則事體歸一人知懲勸而鹽法自可以疏通矣御史陳其學奏曰訪得浦子口城去江浦縣河二十里許衝臨江許輻輳賈區人煙蒸密鹽價涌騰況皆應天和陽等五衛住軍漫視無攝射時與販絕葭禁忌坐視江浦六合滁州來安全椒一帶俱依之私買私賣致令引鹽一無占地查據江浦等縣節報獲無引目鹽犯俱係和陽五衛軍舍該衛回護抗違間且奪劫顯有通同權幸奸利情弊看得江北一帶俱隸屬兩淮鹽法即以應天等處實係該行鹽地方其該守禦巡捕等官日合遵照聽從提督緝捕又況此地實行鹽咽喉此不鈐制莫可收拾乞將浦子口城裏地方置立巡捕巡鹽官聽巡鹽御史查比巡緝仍行守禦官不時申飭并聽鹽法約束毋得更相掣肘占倭如此則緝捕之事權歸一而奸販自息鹽法自行矣御史楊選奏曰竊照私販不息則官鹽不行此說講明久矣無俟再言兩淮行鹽地方西連湖廣南盡江西北及河南疆域最為廣闊即今直隸四府三州

兩縣之地私販不敢橫行者何也良由督理之責總之於臣小大官員臧否有在少怠巡緝即有戒懲雖雖有肩挑背負不過求食小民縱有車載船裝亦惟乘機間出未有敢白晝鬻販肆行無忌者也至於應天等府及前各布政司等處則或為廣東或為浙江或為福建河東等處私鹽侵占白晝公行兩淮官鹽至彼十不能行其三所以然者何也地方遙遠例不徧巡官職衆多法難兼制綜覈責成之任與臣邈不相關且彼掌印及巡捕官員又多為各處盜販之徒所賄見利而不見法誰其畏之又各處每歲追繳退引拖欠者十常五六舊雖遣人催取率蔑視不為完銷致令奸商借官引以影射私鹽雖日後引終報繳然商人豁壑之欲已填滿矣忘國家之憲章縱奸人之詭計亦與前項弊端相同雖有題在戶部叅奏事例然日期曠遠稽考疎遲官無目前之警民無犯後之懲鹽法之壞實由於此究厥事機未若即有監察之官以督責之之為愈也臣查得今歲兩京十三省例該都察院題遣刷卷清軍御史各一員夫

清軍刷卷於事務已不甚繁加以禁戢查銷於事體亦無所累伏乞念邊儲重大之寄為疏通久遠之規勅下部院從長計議如果臣言不謬即將前項題差御史於勅書內開示科條責令兼理將各處掌印巡鹽官員設法監督以靖盜販每歲遇兩淮掣過引目臣即按季移文知會各御史按季照數查銷取迴運司收管及臣印信為照不及數者各御史應叅奏者徑自叅奏應提問者徑自提問如此庶乎責成有在玩法之輩不得久延官課疏通邊郡之儲益為廣助矣否則日甚一日所係匪輕甚非所以釐積弊而奏成功也都御史屠僑議曰臣等看得御史楊選建議之意欲切清理鹽禁地方既有盜販私鹽之徒阻壞鹽法豈宜縱之不理哉亦應議處查得各省并直隸各有分巡兵備并各府原委有巡鹽等官地方休戚各有責守遇有私鹽興販縱橫雖無巡鹽御史行移在法亦該禁緝均係國家之事原無彼此之分合無今後許令兩淮巡鹽御史於各該行鹽地方各省并直隸有兵備去處行兵備副使無兵備去

處各省行分巡該道官直隸行各府掌印并巡鹽委官各要兼督所屬設法防禁如有盜販私鹽阻壞官鹽之徒即行擒拏查照律例問擬就近呈詳本處巡按御史發落仍按季將拏問過人犯畧節招罪起數姓名沒官鹽貨并各項贓物數目繳報巡鹽御史查考候一年滿日將前項各官勤惰賢否一體填註考語開報吏部與本院以備考覈仍許與本差內合屬官員一例舉劾以昭懲勸如此庶幾法守明而俾人心知警督責備而於鹽政有裨矣運使鄭漳議曰洪武初年每竈丁辦鹽一引給工本鈔二貫五百文若以時值計之蓋得銀二兩五錢其時在上者行虛利而受實用在下者得因其所利而利之是故匹夫匹婦每歲止辦鹽十引亦足以自給雖不私煎可也自鈔法不行上所以利竈之術窮矣正統十三年令兩淮運司每場各置便倉每年以揚州蘇州嘉興附近州縣及淮安倉并兌軍餘米量撥收貯凡竈戶有餘鹽送官每引給米一石景泰元年令給米八斗是竈有餘鹽官為區處利亦隨之矣今者竈戶每辦正鹽

一引只給賑濟銀五分至於餘鹽則置而不問欲不私賣其可得哉故今日謂私鹽之禁有三其一曰沿海魚客二曰江洋鹽徒三曰腹裏鹽徒沿海魚客以造魚為生者山海之利豈能逆絕然多有夾帶之弊江洋鹽徒必須登岸投托捧頭之家方敢接買無捧頭是無指引向導矣腹裏鹽徒多係鹽場各州縣衛所巡捕軍快人役指以巡綽為名或勒措窮竈或舉放私債因公以行私捕風而捉影盤踞固結牢不可解三者興起私販陰損正課故場司及沿途州縣巡司盤詰得人則夾帶之弊絕積年捧頭訪拏的實則接買無人江洋之患絕懲軍快興販之弊則腹裏之患絕然此塞其流也今竈戶每年辦鹽十引僅得賑濟銀五錢彼有父母妻子之寄安能禁其額外之煎有私煎不令轉賣是使枵腹以死也故欲防內外之私販莫若嚴商人住場買補之禁夫商人各歸其原派場分收買餘課則勤竈所煎者得以自鬻而江洋腹裏之患絕矣

通諸鹽法而議者六曰遵復舊制
都御史王瓊奏曰臣

聞鹽之為利三代之前與民共之未嘗征榷管仲相齊始興鹽筴國以富强後世因之卒不能廢宋凌曆間議弛茶鹽之禁范仲淹以為今國用既不可缺必須取之於民與其害民孰若取之於商賈其議遂寢臣常以仲淹所言為確論今天下大一統遼東薊州宣府大同榆林寧夏甘涼諸鎮袤數千里兵食之費以億萬計誠使鹽政修舉芻粟有備以佐百姓之急奉軍旅之費豈不重哉今議者多謂鹽法弊壞難以興復臣嘗考求其故知其因革大槩利弊所關要在遵復舊制隨事修舉以救其弊而已苟為不然事必難成非惟不成弊或乘之曰**淮鹽利弊**
詹事霍韜奏曰
 而起故曰差之毫釐謬以千里
 竊謂立法須公而溥行法須嚴而密然又善適變通之權乃可久而無弊唐劉晏只用准鹽遂濟國用臣今姑議准鹽利弊即天下可推也
 國初以兩淮鹵地授民煎鹽歲收課鹽有差亦猶授民以田而收其賦也惟鹽課條例云凡各竈丁除正額鹽外將煎到餘鹽夾帶出場及私鹽貨賣者絞然則耕民納賦租

外將餘粟貨賣者絞可乎此法良有深意而後人失之也淮鹽原額歲辦三十五萬引有奇後改辦小引七十萬有奇然兩淮鹽貨除正額外猶產餘鹽三百萬引有奇今正額已不得多取餘鹽復不得私賣即三百萬餘鹽安所消遣乎兩淮行鹽地方南盡湖廣西抵河南東盡東海地方數千里人民億萬家所仰食鹽只七十萬引饗殮安所取足乎是無怪乎私鹽橫溢而鹽價湧貴也國初竈丁辦鹽每引四百斤給工本鈔二貫五百文蓋洪武年間鈔一貫值錢千文故竈丁得實利如是而冒禁賣私鹽絞死可也今鈔一貫不易粟二升乃禁絕竈丁勿賣私鹽是逼之餓以死也此後來行法之弊非初年之失也正統二年令曰貧難竈丁除正額鹽照舊收納其餘鹽收貯本場每二百斤官給米麥二斗十三年令曰每餘鹽二百斤給與米一石若餘鹽二百斤竈丁實得米一石乃私賣鹽即絞死可也蓋當時此令雖出而米實無措故官司徒挾此令以征取餘鹽實不能必行此令給民米麥且貧弱竈丁朝有餘鹽夕望米麥不得

已則先從富室稱貸米麥然後加倍償鹽以出息者有矣故鹽禁愈嚴則貧竈愈多此之由也貧民賣私鹽人即捕獲富室賣私鹽官亦容隱故貧竈餘鹽必藉富室乃得私賣富室豪民挾海負險多召貧民廣占鹵地煎鹽私賣富敵王侯故鹽禁愈嚴富室愈橫此之由也且法愈嚴則利愈大頑民見利而不見法淮安頑民數千萬家荒棄農畝專販私鹽挾兵負弩官司不敢詰問近年恃衆往往為劫此隙不弭必貽大患不止阻壞鹽法而已然既不能講求古法以處置餘鹽復不能變通鈔法以補給工本則貧民何所仰賴而不為變故鹽禁愈嚴盜賊愈多此之由也此鹽場竈戶之利弊也洪武年間召商中鹽每引納銀八分官之征至薄商之獲至厚故鹽價平賤民亦受賜永樂年間每鹽一引輸邊粟二斗五升商稅雖加邊糧仰足民亦受賜自永樂以前淮鹽開中歲無足額永樂以後歲定七十二萬引復定七分常股三分存積夫曰常股猶常行也商人先納邊糧乃給引目守場候支常年鹽也有守候數十年老死而不得支

者今兄弟妻子代支之令可考也曰存積者積鹽在場遇邊糧急闕仍倍價開中越次放支之鹽也此居貨罔利非王法正體成化以後准納折色每鹽一引准納銀三錢五分或四錢二分又令云客商若無見鹽許本場買補夫曰本場買補即開餘鹽私賣之禁矣故奸商借官引以影私鹽然商人竈戶得贏利州縣土民亦食賤鹽惟私鹽愈行則官鹽愈壅而法遂大壞今兩浙許納折色之令可考也弘治正德年間或權奸奏討或勲戚恩賜皆給引目自買餘鹽故法雖大壞而鹽亦平賤復有各年開中未盡鹽名曰令鹽秤掣餘鹽堆積在所名曰所鹽皆權要報中借影私鹽以壅正額故正德以前鹽價雖平而正課日損自御史秦鉞奏革所鹽秤掣餘鹽每二百斤作一小引稅銀一兩則取之過重自御史戴金奏減鹽價每鹽一引納銀八錢庶幾適中今之議者復論鹽包過大皆不知本末之見也蓋洪武年間每鹽一引納銀八分而已永樂年間納粟二斗五升而已今則每引納銀七錢五分矣權勢賣窩復取利銀二錢矣復以

長蘆兩浙兼搭配支商人一身三路支鹽勞費殆不貲矣計淮鹽一引蓋用銀二兩有奇矣商人轉販復以市利則鹽價益湧貴乃其所由也夫正鹽湧貴則私鹽盛行私鹽愈行則正鹽愈滯亦乃其所由也此商人中納利弊也今欲復洪武之法則有上策欲救今日之急則有中策區區修補近年利弊則已無策何謂上策須變通鈔法鈔法重則錢法均而鹽法行矣今若立法使鈔一貫值錢千文竈丁得為實利則額鹽一大引給工本鈔二貫五百文餘鹽一小引亦給工本鈔二貫五百文各場餘鹽盡屬之官私挾私賣即處絞勿贖則兩淮正鹽七十萬引餘鹽三百萬引舉可招商開中或如永樂時例一引輸邊粟二斗五升可也或如成化時例一引折銀四錢亦可也若國課充足如洪武時例一引納銀八分藏富於國尤可也蓋私鹽行由正課重也正課輕私鹽不禁自止矣私鹽塞正課流邊儲自實矣故曰上策何謂中策須更為令曰凡各商人中正額鹽一百引許帶中餘鹽三百引正鹽納邊糧二斗五升餘鹽納邊糧二斗

聽與竈戶價買又嚴為令曰客商借官引影私鹽竈戶不辨驗官引輒賣餘鹽者各照私鹽律絞勿贖又嚴為令曰正鹽一引只二百五斤餘鹽一引亦二百五斤革近年大包之弊革近年勸借米麥之弊革鹽場積年轄害客商之弊三邊選廉而有才者一人為提督都御史兼三邊勸農使遇鹽商納糧即與收受糧賤許納本色糧貴許納折色俾商無久淹凡積年所以為商人害者阻壞鹽法者悉與革絕復選廉而有才者一人為漕運都御史兼理鹽法俾自舉用運使提舉等官凡商人納完糧料即與支鹽勿得久淹凡積年為商人害者阻壞鹽法者即與革絕漕運都御史與提督都御史鹽課邊儲互相關通盈縮交相接濟利病均為忻戚邊方腹裏共為一心兩都御史如左右手然後足以集事行之數年即邊儲可足乃以餘積召募游民開墾邊地勸課農畝邊地愈闢邊防愈固百年之利也故曰中策何謂無策洪武初給竈戶鹵地復給草蕩所以利竈戶者甚厚額鹽一引給工本鈔二貫五百文復免竈丁雜差所以資竈丁

者甚厚歲課止七十萬引所以取之者甚薄惟餘鹽不許私賣有餘即給官鈔收之下以資竈戶上以總利權而均其施天下食賤鹽之利竈戶無餘鹽之滯其法極善自鈔法不行則官司無術以處餘鹽矣乃曰挾餘鹽者絞取私鹽者絞果可行乎行之而嚴即竈丁空腹以死不然即為變行之而寬即三百餘萬鹽之利盡入奸人囊橐矣法之弊而窮者一也竈丁窮矣轉而逃遁乃區區賑濟區區招復千日握其喉一朝與之食可聊生乎故撫賑徒勤逋逃益甚法之弊而窮者二也招商中鹽一引銀四錢已重矣今復加而七錢尤重矣買窩賣窩刻取二錢邊上科罰或三四錢勸借米麥亦復二錢殆不知幾倍重矣稅愈重則利愈大奸人避重稅而趨大利避重稅則正課壅趨大利則私鹽行私鹽愈溢正課愈壅雖絞刑治之不可禁遏況有贖刑之令有獲私鹽不獲人不問獲人不獲鹽不問之令蓋開寬路示之趨矣則私鹽如何不益溢正課如何不益壅也法之弊而窮者三也私鹽盛行矣官兵捕獲迄無寧日頑民挾刃率而

旅拒在揚子江及各海港者高檣大舶千百為聚行則鳥飛止則狼踞殺人劫人不可禁禦官兵敢遠望而不敢近語在兩淮通泰寶應州縣民厭農田惟射鹽利故山陽之民十五以上俱習武勇氣復頑悍死刑不思前者流劫幾致大變故淮安官軍不惟不捕私鹽且受餌利而為之護送出境矣山東官軍不惟不捕私鹽反向鹽徒丐鹽充食矣鹽徒千百白日挾刃徑行州邑官兵不敢誰何矣州縣不敢言科道不肯言陛下高拱焉得知之抑亦諉曰事弊已極無可奈何再及數年則官兵之追捕日嚴鹽徒之旅拒日銳拒捕之迹日著則罪惡之狀日深官司列罪狀以請法愚民罹罪苦乃逃生出出不獲已必激他變將誅夷之則情可哀恤將緩縱之則頑獷愈甚禍釁所極遂有不可言者矣法之弊而窮者四也故曰無策臣嘗竊曰治鹽利猶治河患也治鹽利不究弊源惟末流之防猶治河患不從雍冀孟津懷衛引為陂堰鑿為溝渠以廣其利而分其勢乃從徐沛下流浚其淤土厚其隄防則愈浚愈淤愈築愈潰亦勢也自正

經以後講治鹽法事例叢瑣無益鹽利祇足驅民為盜而已故今欲興淮鹽之利須選淮安漕運及三邊提督都御史講求其法而責以底績選人得失委託專暫成效虛實尤宜責之吏部期之數年鹽利不興邊儲不實邊民不蕃邊地不闢不收久大之效而坐策治安兩都御史吏部尚書侍郎誅罰連坐然後任人者不敢苟且任於人者不敢怠玩而政有實效此兩淮利弊也舉兩淮即天下可知也
曰鹽法
三弊戶科都給事中蔡經等奏曰竊惟地莫重於邊陲利莫過於鹽課故我朝初建稅法既已取之田糧而於鹽課尤致意焉蓋利者商之所趨必有以利之而後樂從非專為利商計也誠以邊陲遐遠轉運為難故開鹽課以利之使之見利則趨而糧餉易集其為計誠深且遠矣柰何近者更張未當處置無經俾商人憚於上納邊蓄以之不充夫豈鹽課利於昔而不利於今哉蓋亦有其弊而姑以其槩論之昔年鹽課有存積常股之法存積以備急缺而常股則以時開中當地方收成之後糧草價賤而商人易

於上納故一引之鹽常得二引之用定價每引不過三四錢而無處置科罰之費是非不知商人每引所入不足以當給鹽之利也以為利不厚則商人不趨而邊儲無賴凡若此者祇為邊儲計耳何暇計錙銖之利以與商人較若所謂市井者哉今則開鹽之期未必收成之候糧草價貴買納甚難每引定價八九錢復有處置名色科罰多端乃至費銀一兩五六錢猶不足以周一引之用以故近日邊方具奏鹽引雖開而召商不至良由開中不時科取大過有以使之然耳豈立法之初意哉此則開中之弊一也昔年鹽課正額之外不許夾帶餘鹽凡有餘鹽必割沒之固未有餘鹽納價之說也其後所割餘鹽堆積既多而權豪之輩則指以官買為名因而夾帶以謀大利侵害商賈於是始將餘鹽聽商納價一以杜乎權豪一以裨乎國課然皆隨其所餘之多少以為納價之輕重亦未有反多於正額之數也今則兩淮鹽引加添兩倍意欲即添引以照餘鹽而豈知引之不可虛添乎蓋引目多少視夫鹽課而鹽課多少則視夫竈丁

之眾寡鹹地之廣狹以為之差等耳故必場有實鹽而後派以該場之引執引支鹽有如契券非場本無鹽而罔之以虛引也且如淮鹽正額不過七十餘萬引今乃添引一百四十餘萬是各場之鹽不過多而額外之引乃兩倍之不知執此引而支鹽於何所哉邇者建議雖云聽其隨宜買補掣後納銀若為便矣而商則恐費用資本以中無鹽之引揆於理法實為兩難所以疑而不信駭而不從迄今相視莫敢投引又前此中納引一到即得支鹽貨賣今於每引之外必加一引使其陸續收鹽乃與正鹽同掣非惟耽延歲月抑且資本不敷是欲餘鹽之通而反致正鹽之滯納價於腹裏而關儲於邊方此則添引之弊二也昔年鹽課清掣以時則商無淹滯之虞舟無停泊之費且前後相接價值常平買食小民易於取足又不但商人之利而已近年巡鹽衙門多有引嫌避諱不肯依時清掣雖嘗委官亦有經年累月莫肯任事者以致停泊淹留坐銷資本遂使江西湖廣地方官鹽不繼價值踴騰商人乘此雖得一時之利然歲月既

久耗費已多終亦歸於無益而已矣此則遲掣之弊
三也夫官鹽通則私鹽自息今有此三弊此官鹽所
以不通邊儲所以不足而強擴射利者則持兵結黨
興販私鹽一遇官司追捕拒敵殺人擾害地方莫此
為甚近日江洋為患夫豈小哉竊謂欲通鹽法惟在
革其弊而已方其開中請以各運司鹽課存積三分
以待緊急支用其餘七分若待十分缺乏然後奏開
則展轉經時未免前弊乞如臣等先次具題事理
每年正月預派各邊但遇收成之時聽其召商照依
原價上納本色糧草不許指以處置為名妄加科罰
其地在極邊如甘肅二鎮者或量減價值以致樂從
及至支鹽應掣則以船到之多寡為清掣之期程如
兩淮鹽多船至一百隻兩浙等處船至七十隻該司
即便具呈巡鹽衙門委官清掣不許遲延每遇年終
巡鹽御史通將掣過船隻次數造冊奏繳以備查考
至若添引事例雖已議准施行然有損商人無裨國
課恐非立法之本意經久之良圖必須再行巡鹽御
史督同運司官員仍加集議參以輿情酌以衆論如

其不便停
之可也
曰鹽法事宜
戶部郎中李孟陽狀曰古者

用廣收而博利莫先於鹽是故鹽者利之宗而弊之
藪也夫水遇下則奔獸覲壙則走人見利則趨今鹽
非商不售商非召不集以故市井錐刀之子舉得鼓
舌與官府爭低昂設一無賴子弟攘臂賈衆觀望搖
撼需滿而應則輕重之柄豈復在我哉處必趨之地
持倒置之柄於是土著者豪羣聚者盜勢亢者奸力
寡者賊日增月盛而鹽之法壞矣夫太阿天下之利
器也倒其柄則易而不畏此無他勢逆也今商賈之
家策肥而乘堅衣文繡綺縠其屋廬器用金銀文畫
其富與王侯埒也又畜聲樂伎妾珍物援結諸豪貴
藉其蔭庇今淮揚仕宦數大家非有尺寸之階擔石
之儲一旦累貲鉅百萬數其力勢足以制大賈揣摩
機識足以蔑禍而固福四方之賈有不出其門者亦
寡矣夫天下之勢譬之持衡然此重則彼必輕如此
而欲官盡其利可得哉董子有言皇皇求仁義常恐
不能化民者卿大夫之事也皇皇求財利常恐困乏

者庶人之事也故曰伐兵之家不畜牛羊言與民爭利也今縉紳縫掖率貴利賤義而務細小往往詭託賈豎販引占窩逐汗辱之利而權家外屬輒相鼓扇挾制堅請固乞志在必獲駕帆張幟橫行江河虎視狼貪亡敢誰何是舉其輕者而并棄之所謂奸也人情莫不欲富彼聞尊官厚祿以爭相起利則率不顧死亡之禍以求自潔之人亦難矣人情莫不有義亦莫不有欲顧所道何如耳道之以潔尚慮汗道之以汗則又奚所不至耶今河東淮浙歲遣御史行意在糾惡興滯而新造之士於法多不甚解聰察多紛更恬靜多避嫌及少諳頭緒已復代更矣竊未見其可也願選貞茂通明御史清鹽如清軍三易歲乃代仍簡風憲重臣一人付便宜之權畧倣漢桑弘羊唐劉晏本朝周忱故事令其綆墜剔蠹濬源決流一切不得阻撓運鹽使提舉等悉選補廉吏如此而利不與國不足芻餉供億之費不給未之有也語曰智者不襲常此曰均節財用御史戴金奏曰竊聞天下之財賦不能無盈縮而國家之謂也

之取用不可無樽節故成周以九賦斂財賄而以九式均節財用蓋盈者縮之幾而儉者豐之道也今西北六邊取給之需資天下鹽利之半何引價日增而邊儲日匱今日之邊方昔日之邊方也何昔日用之甚簡而今日用之甚多何昔日用之簡而稱強盛今日用之多而軍疲備意者帑藏有實出而軍士無實惠或債師之風未寢而包攬之弊滋蔓以致之也乞令各邊糧餉及一切工用羞服幣帛芻秣匪頒歲用之費悉查弘治成化以前歲例量入以為出持久以為計凡鹽利之入亦照各年所得多寡以為之用如臣本年所得既有一百餘萬之數合用二十五萬或三十萬以備歲額之用其餘俱存留太倉以候各邊或有缺乏及緊急應用額數所不能及者則推此之有餘通用區處母為例外之加顧此失彼而斂散之失宜也方孝孺讀漢鹽鐵論議曰夫鹽鐵論六十篇漢桓寬所著孝昭即位詔賢良文學願罷鹽鐵均輸官弘羊爭難之寬襲其意而設為問答之詞以盡其辨善乎其言也於乎為天下者曷嘗患乎無財也哉

天下未嘗無財也苟用之以節治之有道夫何不足
之有以漢言之文帝在位二十三年免民租者近半
其時非有均輸鹽鐵之征而府庫充溢錢貫朽不可
較武帝之天下卽文帝之天下而又加以百出之
歛未嘗免一歲之租宜其富矣而反愈困乏何哉蓋
文帝節儉而武帝征伐營繕以糜費之也人君苟不
節儉雖積金齊泰華蓄貨擬江海不至於亂未見其
厭足也武帝之天下宜亂矣而文景之澤猶在人心
重以霍光知所緩急從而稍罷其害者故一變而弭
元元之憤不然漢豈可冀哉此書也其於道德功利
之際論之當矣不特
曰自警九誠御史朱廷立自誠
文辭足法而已也
事而差御史一員以監臨之豈非以御史爲執法官
使人畏法而莫敢有作惡者耶使御史而私乃心焉
是自冒於法矣名器之辱孰大於是曰毋情巡鹽之
職事頗繁冗一年之間曾無幾時強力事事猶恐不
及而况怠玩不加之意乃不覆公餗哉曰毋縱利之
所在人所必趨其在官吏有縱容貪婪之弊其在商

人有夾帶影射之弊其在竈丁有私煎私販之弊其
在巡鹽人役有賣放通同之弊其在豪強有越占多
取之弊皆須持法以裁之不可寬縱以滋弊源曰毋
諾私囑商人知趨于利而罔畏於害其巧於取徑工
於媚竈者由來漸矣在我須盡法治之其流台息萬
有一焉或中其計則賁綠鑽刺之徒羣然而聚其爲
鹽法之蠹不已多乎故君子與其有諾責也寧有已
怨曰毋越職業巡鹽之職惟理鹽法隨分用心則職
業自舉其他事宜各有守者不必多涉以取紛擾曰
毋避小嫌以妨大計御史舉措人自見之存心既公
人人自無議否則千思萬慮欲爲掩藏而人之見之
如指蒼素其孰得而掩藏之故法有不便於商民者
宜爲區處鹽船到所不必拘其單數多寡卽爲委官
秤掣如其四顧畏避聽其停積而不通則商困而民
亦困矣曰毋事深刻以傷大體當官須識大體如鹽
政大體所在主於足邊便民而中間條理不過通商
恤竈二者而已蓋天地生財自有定數不在官則在
民司鹽政者必有體念邊儲之心而又不失乎國

家藏富於民之意乃為得計若過為深刻日與商賈計較於銖兩之利是國多取於商商必多取於民而國之大體反有所傷矣曰毋泥陳跡以失通變之宜立法貴正行法貴通若鹽法者尤不可執一而論者也蓋鹽利因時而有增減行法者當隨時而有損益鹽價賤則商必困則為之停掣以俟其通鹽價貴則民必困則為之勤掣以濟其急或損或益要不過使商民兩得其便乃適通變之宜若曰舊跡如是也而我反之不可也則鹽法窒而不通矣曰毋執已見以昧公平之政廷立嘗謂夫人莫善於廣眾見以求是莫不善於執已見以遂非求是者日免於非遂非者日離於是故一有舉措必集諸司以及商竈人等於庭互相可否務求歸一之論以行公平之政不然則上之情不及於下下之情不達於上一有舉措鮮有得其中者矣

大凡八十有五篇焉調而對之固集思廣益

以定國是者所不廢也

齟議自李文正鹽法對錄而下幾至百篇今約略其適於用者若干篇而理齟之法制備矣乃復終以方秦節用之說者何曾子不云乎生眾為疾而食之寡用之舒固生財大道也至於懿誠之九則又導利而布諸上下者之本焉爾



附錄目錄卷之六

六

附錄目錄卷之六

附錄目錄卷之六



